

新大陸

90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Simplicity, Oct. 2005



二〇〇五年十月第九十期

- 中國詩歌協會專號
- 大陸新詩代詩輯
- 世紀之交中國詩教論戰的回顧

目錄

No.9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王渝	恐懼／故事 1
仲秋	荒謬組曲 1
向明	小寒與大寒 2
藍亭	麋鹿 2
臧棣	新詩協會／世界觀協會 2
唐果	乍一開 2
秀陶	心公園 3
黃奇峰	關於布殊 3
紀弦	贈詩人劉荒田 4
陳詔華	紫菊 4
徐江	恐怖／聖·雷鋒 4
唐德亮	在民歌中長大的女人 4
黃伯飛	秋收的十月 5
夏野	掃瞄四帖 5
林忠成	會咬人的東西 5
秦松	戰勝的視覺 6
毛翰	狼牙山 6
非馬	城市之窗／遙控 7
魯鳴	十月裡……／洗腳 7
秋夢	小鳥 7
嚴力	提速 四首 8
龔華	瀑布禪／觀瀑布 8
遠方	大理風情 9
熊國華	涵雪湖的魚 9
寒山石	兒子的樂趣 9
呂建春	裙底的風光 10
朔星	怕的幽默 10
劍熔	葡萄 六首 10
蔡克霖	給 11
施漢威	訴 11
哲明	衰老者／上鎖的人 11
三分夜色	美麗的小手／遺忘 22

陳銘華	空瓶子／何不食魚子醬 23
游離	瀟灑／在下班的路上 23
余問耕	城市獵人 23
冬夢	真面目 二首 24
黎可倫	突然感到這一切很柏拉圖 24
張耳	火雞種子 25
王妍丁	快樂的秘密 25
歐陽柏燕	金門詩抄 25
李斐	墓園憑弔 26
卓琦培	在庫勒爾草原 26
張敏華	閱讀／禽流感疫區的雞 26

中國詩歌學會專號 12

大陸新詩代詩輯 17

譯詩

秀陶	Great American Prose Poems 選譯 27
Mindy Zhang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 27
陳殿興	茨維塔耶娃詩選 28

評介

張積文	世紀之交中國詩教論戰的回顧 29
向明	在青空裡騰飛 35
劉耀中	William Empson 36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越南河內文廟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何奇(洛杉磯)

■王渝

恐懼

怎麼，我又來到這地方
狹街的兩旁儘是緊閉的門扉
除了我自己蹣跚的足音
聲音全逃亡了

我拗不過內心漫起的
敲門的欲望 但是
恐懼襲擊我身體的每一方寸
雙臂失去揮動的能力
只剩下眼睛無望的凝注
一扇扇緊閉的門扉
幻想視線神奇地變成
敲響門扉的手臂

什麼也不能做，不敢做
也不做地
我拖著機械的腳步
和習慣於聽命恐懼的靈魂
自怨自艾地錯過
許多緊閉的門扉
或許也是等候中的靈魂

故事

你是深邃的天空垂著神秘……

因為我們不會再相遇
請留下你的足音

你的名字在我唇間沉睡

白晝痛飲陽光
醉了擁抱寂寞

撫摸增添的魚尾紋
海水的鹹澀迷漫

當夢展開
能不記起曾被淹沒？

寫於紐約，2005年

■ #15
仲秋
她的生命來自父母
死亡
假他人之手

荒謬組曲
她多冀望能翻個身
或眨一眨雙眼
以示世人
所有宗教、法律、憐憫、同情等辯解
皆非我原意

她是植物人
以最痛苦的方式
安樂死

她是植物人
最后的晚餐
死后提供

#16
歷史這樣記載：
羅馬毀於一旦
該城位於
大西洋某個島嶼
居民 2/3 是新開發的種族
酷似人類的機器人

那時候
人類的染色體末端變短
老人痴呆症
提前在三十歲爆發

那時候
距今已五百年

#17
那些人衣著相同
下半身亦同
雙雙相約請神見證
“我們是配偶
不是夫妻”

他們婚姻的爭議性極大
結婚證書迄未核准
親友亦多不予祝福

#18
秘密
鑼鼓喧天
在坊間口耳相傳
.....
.....
每個人都知道謎底
只有好奇者
不曉得

#19
酒
是用來偷情的
舞會
是用來證明腦死的
蘆薈
是用來化裝的
Mr. Smith
是用來泡澡的
診斷書
是用來寄託心事的

上述荒謬
是用來證明合理的

#20
06:00am
起床
06:50am
出門
07:30am
抵 Downtown
09:50am
載滿一車新鮮果菜返抵公司
12:30pm
午餐加冷笑話
01:00pm
重新衝刺
03:30pm
心淌血腎上腺亢奮
05:40
瀕臨集體發瘋狀態
06:00pm
回家

你的生命是歲月的五折

2005/4/3-6/5 洛杉磯寓所

■向明

小寒與大寒

小 寒

現在，尚祇是隱形的微恙
尚不必為之添衣
更不必因而發汗
頂多喝一碗紅糖薑湯

現在，尚祇是涼風起天末
烏雲尚未開始製造不祥
老奶奶不必驚慌地數著念珠
嚴冬的斥喉剛走在橋上

大 寒

流質化了的這世界
死水也會變裝演出各種荒唐
誰還希冀道德殘渣的留存
除非大寒將流言快速急凍

誰會相信白雪真能掩飾真相
流膿的傷口會露出如花的紅暈
寒噤一來即是貼心的警訊
無需辯白，哈氣即能成冰

2005.8.16 於台北

■臧棣

新詩協會

這鐮銹自在著，我和你
都看不見它。空氣中浮動的
淡淡的鐵銹味，表明它
就蟄伏在我們身邊。
它就像一個很難描述的誘餌。
除了它自身的重量外，它身上
還有一種無法稱量的重量——
我猜想，正是這一部分
曾參與過我們充滿爭議的事業。
也不妨說，它就像一塊獸骨適應著
語言深處的幽暗。據說，它被鍛造出來
是因為有人想維護詩的特殊的榮譽。
詩是舞蹈，大致可分為兩種——
生命的舞蹈和身體的舞蹈。
至於前提，似乎是，假如不戴上鐮銹，
詩就無法和周圍的東西區分開。
詩，也就無法自我神話。
我倒是不討厭詩是一種舞蹈，
但我不會接受要跳好這樣的舞蹈，
我們必須得戴上鐮銹。
我想我理解存在著更複雜的原因
我們不得不鍛造出這鐮銹。
但是，製作它，並不一定要戴上它。
假如我有這樣的鐮銹，我會在我的房間裏
給它找一個合適的位置：
我或許會把它放到櫃子頂端，
當我跳舞，它就在一旁靜靜地觀摩著。

世界觀協會

底線像晾衣繩。
一整天，短褲，裙子，枕套，
胸衣，襪子，滴著濕乎乎的小辮子，
沒輕沒重地壓著它。快要曬乾時，
一場不大不小的雷雨
又心血來潮，跑下來察看
我們的鄰居新製作出的幾個盆景——
從萬年青到仙人球，各種植物
向一手絕活報到，企求
在致命的缺陷中獲得永生。
又過了一天，看上去更陰沉的
被單，毯子，毛巾被，床單，
滴著叮噹亂響的水珠，壓得它
暗無天日。它被拉拽得確實挺狠，
它身上僅有的靈性告訴我們
它是用兩根跳繩改成的。
終於在立夏那一天，它細長的肩
上已見不到任何衣物。
它悠閒在那裏，輕得就像從火雞身上
抽出的一根腸子，它哼著空氣之歌。
不過很快，三隻麻雀就結伴而來，
旁若無人地，踩著它的歌喉。

2005年寄自北京

■唐果

乍一開

我都開這麼久了你總是視而不見
所以我決定暫時不開了
風催促我不開蜜蜂央求我不開
不開不開就是不開
等哪天你站在草原上茫然四顧
我乍一開“哈哈”肯定能
嚇你一大跳

2005 寄自雲南

■藍亭

麋鹿

我知道，硬化的習慣
會變得遲鈍，缺少和音
如數落黑熊的堅持，
披上鸚鵡毛羽的色彩
有誰追憶遙遠村莊的胎記
咬著鯉魚，與離異的女人
咬住她體內的一些亭子，遮雨
停在胸口，高速路旁的孩子
相信母親廟觀，曾經的嫵媚
關於山鹿，迷路的蟲子

從早到晚，他們都宣告戀情：
佛經裏隱晦暗流的流行曲
都要大聲唱出來，包括
狹長的地鐵的黑頸，
足夠將童話書裏的孩童吞食
原來母親是一隻麋鹿，
山下則居住著神秘的宋朝女子
看護溫暖的村莊，我的祖國

2005 加州

心公園

前言

古典文藝作品或詩詞中常常有“心頭”、“心上”、“心酸”、“心痛”之說，古樸自然。到新文藝腔流行時，很多大文豪創造了更多“心”字頭的名詞，據云既浪漫又唯美，諸如“心田”——你自己去想像吧，那田的大小，田中都種的是啥；“心扉”——那是木工巧匠的細合，開關自如，流暢無聲；“心幕”——你可以認作戲台上的布幕，拉開來便有悲歡離合的表演，也可認作是電影院的弧形大銀幕，或者72吋的電視大屏幕，演出的內容鴛鴦蝴蝶裸體肉搏可厲害了；“心湖”——湖中灌水可划船游泳，不注意也會淹死人；“心弦”——彈起來叮咚作響，吵得死人；“心……”

不才如我，見賢思齊一度居然也想創造一兩個有新文藝腔的名詞如詩歌、質量、心什麼等等又混帳又曼妙的新名詞

因為心中常住些驅不開，趕不走的人物，顯貴的少，男女老幼多的還是日常可見的升斗之類，所謂軼事都不離油鹽柴米、雞毛蒜皮，出將入相搬弄起來便成一個十足的大雜院。然而“心大雜院”不但一點新文藝氣息也沒有，而且四個字，累贅

又想到我的心常是敞開而不設防的，眼一閉任何人都可闖入任何事件都可能搬演，可容上千人的大樂團演奏馬勒，也能讓吊兒郎當的老嫗獨唱“唐明皇鬍子長”。趕路的、散步的、慢跑的都有，就像是個公園一樣。那末“心公園”也只好馬馬虎虎將就將就了

I

閉不閉眼都無所謂，我只要略一定神便進了這個“心公園”，坐在我愛坐的長椅上，“心扉”一開一闔，“心田”裡稻風麥浪起伏一片。“心湖”中波光粼粼，荷香陣陣。“心幕”上往事清晰地一頁頁的翻過。“心弦”被振動得時鬆時緊……

II

一天，當我到達時，只見她牽著Tutu坐在那兒，幾個月不見居然巧遇。寒暄一陣之後，我們補述著相互的近況。我問她第二個弦樂四重奏完成了沒有，她卻驕地起身追捕掙脫皮帶的Tutu，牽回長椅時，僅只輕輕微笑一下致歉。目送她牽狗離去的身影，我也沿來路走開，一直走到出口處賣熱狗的小攤販前才猛地記起她不是死在波士頓好幾年麼

Aug. 05 L. A.

關於布殊

一、洗腳

布殊近來頭頭不是道，每天都在費心設想挽救自己日益下沉的聲望。一天工作告終，就拖著疲憊身軀回家，立刻把腳浸在盆裏的暖水，水盆底點綴有彩色的世界地圖。布殊用腳攪動盆水，整個世界就又蕩蕩不安，蘿拉在旁看在眼裏，怕水淹白宮，就不耐煩的說：“你搞啥？”

“我想把這盆水攪涼快些！”

“不要亂攪了，回教已唸出太多經聲了，你不覺得頭暈目眩嗎？”布殊不語。

蘿拉繼續說：“出來請抹腳，現在幾乎全世界都知道你洗腳不抹腳。”

二、喪氣的家庭主婦

布殊日理萬機，晚上回來，就像鬥敗的小公雞，沐浴、晚膳、小事休憩，就上床睡覺，因為第二天還要早起做晨運健身，不然歐洲的小報又要說他面上的皺紋可媲美伊拉克戰場之亂。蘿拉無奈獨守在龐大的房裡，冷清清地觀看電視，看的還是Desperate Housewives的電視節目。望著呼呼入睡，沒有情趣的老公，大有“悔教夫婿覓封侯”之嘆，好像自己也變成desperate housewife了，越想越覺不值得辜負如此良夜，就搖電話，約知己，漏夜去看男人脫衣秀。

■紀弦

贈詩人劉荒田

什麼是“屬詩的”，
什麼是“屬散文的”，
你知我知，
有些人未必知。

他們把“散文的酒”
裝進“詩的瓶子”裡去了，
多麼可笑！

而當優勝美地的松鼠
人模人樣地直立起來，
那些假洋鬼子
連看都不看牠一眼
就走了。

於是我們舉杯喝采，
說荒田硬是要得。

一簇紫菊 站在侯鳥的高地
秋風與九月
被誰偷走三分
鄰家女孩走上菊枝
哼著打工學來的歌謠
打散頭髮 塗抹口紅
對著紫菊嫣然一笑
晚霞紅了幾分 又黯了幾分

陽花透過紫色長廊
紫色小傘翻錄在太陽雨的
OK帶上
天空傾覆下來
紫色花冠蒙上感恩的淚水
運糧的車隊抵達高地
鄰家女孩隱入紫竹叢中
倏忽不見 大雁飛過
秋色不知又深了幾許

2005年寄自安徽

■陳韶華 紫菊

■徐江

恐怖

恐怖與敬畏是不一樣的
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想到青藏高原
銀白色的雪與路總是
通往更高的所在
這一切嚇軟了朝聖者的腿
他們說
“神”
嚇癱了越野車
那種與雲團一樣妖豔的白
就要覆蓋它們
在這麼一個廣袤的
不時能看見
骨架和聖石的所在
哪裡會有尊敬呢

聖·雷鋒

白日將盡
再度走出家門
我在想
今天幾號
遠遠地
站在路這頭兒辨認
報攤上巨大的“標宋”
明白了——
又一個“紅色聖徒日”
悄然流過

過往的
那兩三個夏天
我都在行走的汗衫上看到他
這珍惜時間的文盲
與格瓦拉有著近似的輪廓
他曾是這國家最好的流行天王
祖國的齒輪善人
節衣縮食
N次又N次

■唐德亮

在民歌中長大的女人

在民歌中長大的女人
是一株相思樹
民歌的羽裾
與月色共舞
民歌是女人生命
的一種方式
一句民歌 一段愛情
一段愛情 一樹希望
民歌在女人的嘴唇裏甜潤
女人在民歌的韻味中豐碩

民歌不老
像山上的青竹
有泥土與山泉
便能搖曳滿目的柔情
女人不老
像山上的雲朵
一天天成熟
一天天迷人

女人長成一首
帶野味的民歌
在岩石的深處
開成野味的花朵

2005年寄自廣東清遠

被印刷廠煽去緋聞

“謝天謝地
那日子不再”
我是說
此刻我以俗心感念聖人
並替他和我
釋懷
在這中年的
不止靠憤怒與沉重
行走的日子

在親愛的
此時
此地

2005年寄自天津

■黃伯飛

秋收的十月

十月是個革命的月份。

秋收失收，人民失望：

沒有豐滿的秋收

就沒有充實的冬藏。

農民失血的雙眼，乾巴巴地

仰望著天，整個夏天不見

一個雨點。

“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

人類的歷史幾千年記載著

多少國家的興亡都決策在

滿倉滿谷的豐收上。

只要沒有“碩鼠”*

處處都是樂土。

十月的秋收，將是

全人類、全方位、全文化

的大大的豐收。

*《詩經》〈碩鼠〉篇三章之第一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慣）女（汝），莫我肯顧。逝將棄女（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8/11/05

■夏野

掃瞄四帖

之一、富強胡同六號

正正斜斜的胡同拆遷

起高樓

美好富強的思路切斷

去填那臭水溝

最後的笑容震懾鬼魂

一朵大的蘑菇雲

一股彩霞下的強光

記憶的疆域

春色的新綠

之二、東西長安街

黎明？黃昏？

冬天？夏天？秋天？春天？

紅的？黑的？白的？

緘默？等待？安頓？吶喊？

蒼鷹俯視盤旋

未竟的英雄巨碑

高高厚厚地觸抵雲端

痛苦的追逐

不逝去的憧憬

之三、中南海景色

鼓著風褪了色的光陰

一個個列車頭蚯蚓般蠕動

冰的霜

僵的霧

圈地的圈地，打掃的打掃

勾結的勾結，格鬥的格鬥

無處不在記憶中

背著大大小小殘酷的行頭

清潔夫滿額皺紋

■林忠成

會咬人的東西

大象之間的交配？

場面是宏大而輝煌的

山崩地裂般

就在廣場進行

幾千人圍觀？喝彩

產下一條蚯蚓

一部《還珠格格》電視劇

據說？鯊魚在懷孕期間

特別溫柔 不吃人 不殺生

專聽〈世上只有媽媽好〉

相對於人類 就落後許多

拒絕產卵是時下青少年很流行的

一種浮躁心態

會打幾個噴嚏？

就好像入了流 顯得很時髦

2005年寄自福州

之四、釣魚台賓館

最大的喉舌“釣”與“鉤”咬著口

笑破人心天平

陰暗的宣傳文化頻頻

古老的現代的筆痕

彎腰的……

仰首的……

舉杯的……

哭泣的……

潑墨畫在卷首

2005年9月9日新澤西山野新村

■秦松

戰勝的視覺

——抗戰勝利六十年

1
戰勝的視覺
在勝利的狂歡裡
到處是勝利勝利勝利的
眼睛萬歲萬歲萬歲
的喉舌 告別苦難

燈火與煙霧
炮灰與焦土
上江下江黃河黃海
一群日俘遣返
一群蝗蟲南下

一群散兵游勇
格老子的老爺兵
勝利劫收淪陷
都說是“重慶來的”

2
戰勝的視覺
觀南京大屠殺
重慶大轟炸
台兒莊肉搏大捷
上海孤軍八百壯士
血肉與屍骨不朽
不滅的六十年紀念

九一八七七五三十
霧都重慶慶重生
山上的和平鐘
山下的勝利紀念碑
六十年戰勝的視覺
解放在解放紀念碑上

3
南京新街口廣場

孫中山的銅像
由汪精衛落成
(汪發覺槍桿子出政權
已經來不及了)

蔣介石接收
毛澤東移走
中山陵太大且有
宋慶齡看守

北平回復北京
紅軍解放大江南北

戰勝的視覺
蔣介石下野
李宗仁流亡
老美發出棄藍
投紅的白皮書
司徒雷登留守廣州
談判失敗

4
新街口的首都戲院
上映彩色與黑白的
“海茫茫” “無語問蒼天”
“蕩婦” “小丈夫”

附言三點：

一、中華民族所有的人民，都要自強自壯，指望一兩個人來救，除了乞丐國度，實在是吾人的羞恥。

二、抗戰勝利，作為一個戰勝國，蔣介石居然出賣了外蒙古，破壞中國版圖的完整的國恥，今後所有的中國人要知恥，要勇於參預收回失土，復原中國版圖完整的大業。

三、最近在台灣的孫中山信徒，去南京謁陵，祭拜中山先生，為什麼不去祭拜宋慶齡女士，她是守護孫中山完整完好，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勇者。

“一江春水向東流”及
“天字第一號”等等
(唯一的一部抗日片)

大地兒女血肉長城
左翼右翼流亡學生
繼續革命逃亡
戰勝的視覺看勝利六十年
那些叫“終戰”的人鬼
還未出生

5
勝利的狂歡之夜
我以戰勝的視覺
看全本孫悟空大鬧
天宮蟠桃會連續劇
(由軍中劇隊演出)
六十年前十三歲
(中學流亡生)
不到十六歲色變
勝利的花果謝落
留下戰勝的視覺
散亂五章

2005年8月末在直射市

■毛翰

狼牙山

——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

中國北方有一座山
它的名字不一般
時光雕琢成狼牙
好一個威名狼牙山

狼牙山，山勢險
敢上山來的是好漢
狼牙山，上摩天
不是好漢你莫上山

倭寇當年海上來
仰望山巔心膽寒
壯士取義成仁日
狼牙山威名天下傳

狼牙山，狼一樣的漢
守衛我中華好家園
敵寇張牙舞爪來
以牙還牙牙不軟

當年日寇陷神州
多少走狗和漢奸
所幸群山有狼牙
咬住了敵偽的喉管

中國大地有一座山
它的名字不一般
一聲狼嗥一腔血
看哪路賊寇敢進犯

中國大地有一座山
它的名字叫狼牙山
以牙還牙是正道
再休言以德報仇怨

2005年7月11日

■非馬

城市之窗

用鐵欄割切天空
還以為佔有了風景

日日夜夜
受禁錮的眼睛
看到的只是
自己那張
龜裂的臉

遙控

聽說一種塑膠製成的金魚，可
用聲音遙控，維妙維肖在金魚缸
裡遊動，是台灣孩子們的新歡。

塑膠的金魚
不用餵食
在毒水中
照樣鮮蹦活跳

烏煙瘴氣的大地上
塑膠的人類
或將成為
上帝的新歡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秋原	\$100.00	支持
	陳耀祖	\$250.00	
	向明	\$100.00	
	詩徒	\$50.00	

■魯鳴

十月裡，我看了不少的戲

十月裡，我看了不少的戲
白色的舞台上搖晃著東方人的影子
咒語成行，緩緩從容
酒旗高挑的地方，千年輪回
一則故事，一個沒有約定的約會

我看到穀粒，看到荷花，也看到哭喪
葬禮和慶生的盛宴，成了同一臺舞劇
精彩部分，如同我萬里迢迢的故鄉
在有鬼的季節裡，邪靈毒害人的身體

冬天來了。在沒人相信童話的日子裡
這些戲，傳遞著黃道十二宮的消息
異國的鳥在戲院的屋檐不斷低語
我在座位上看到戲中有戲
一個高大卓越的演員
從舞台上空跳下來，血漿滿地
我分不清戲是現實，或現實就是戲

戲一片繁華，戲一片悲壯
我清涼的冥想，在這交替中
放牧著夢境解說的劇情

所有的戲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它們飛翔在我們的頭頂，訴說

對世界的傷心
或許，正是這些戲，讓我在十月裡
有一個痛哭流涕的機遇

洗腳

我們彼此給對方洗腳
髒水往哪裡倒呢
這是一個頹廢的年代
在我們可以接受的底線裡
淋浴，是不是更好
替對方徹頭徹尾地洗一洗

天空太狹窄了，我想
當我長大後，怕不夠地方
讓我伸展翅膀

我不能老是長不大
住在小小的巢窩裏
每天，要靠媽媽帶來食物

我常常聽到樹葉的私語
枝桠要舉臂飛翔的理論
滿足它們的慾望

我才是真正的長有一雙翅膀
長大後，為它們實現
它們實現不到的理想

2005年9月13日越南

我們形同凸起的沙土
在沉積中被風吹刮
上帝說，我們不能試探他
我們是否有些特別
在缺水的日子裡
我們還要洗嗎

要不要到山裡去洗
那裡可能有治病的泉水
或者，到海邊更好
那裡可容納千萬人的腳
這一定是一個宏偉壯觀的場面

洗腳要有個時間
比方，晚上睡覺前
還是早上洗更好
因為這樣出門香皂的味道

有些人的腳很醜
絕不是一個髒和臭的問題
怎麼辦呢？把眼睛閉了
這樣做，上帝會不會答應
用觸覺來給對方洗腳
也許更有一番情調

2001/12/7 紐約

■ 嚴力

觀念藝術家——夏天

夏天造就的室外藝術
打動了整整的一個性別
作品們
用呼吸從內部推動胸部的前進
高峰處打亂了觀眾的目光
蜿蜒的山裙越來越輕盈
更多想像的景色
在他處被掀起
汗珠裏濃縮的雄壯
來自于擁有一件作品的自然嚮往

報刊上的介紹還說
事實上
作為借用現成品的觀念藝術家
夏天所激發出來的收藏風潮
在很多年前就已打亂了季節的界限分明

提 速

車輪提速
創意提速
克隆提速
污染提速
舞姿提速
搖滾提速
病毒提速
感情提速
銷售提速
速遞業提速
互聯網提速

競爭提速
百米再次提速
欲望和體能的極限
還能剩下幾次提速

中國提速

國際提速
戰爭提速商業提速
速戰速決
這個世界的武器和壟斷
更在提速

規 律

在黑色綠色白色藍色
圓舞曲協奏曲行進曲中
口音有別形象各異
每一種性格尋返自己的故鄉

這是算命者存在的基礎

這是科技或天災製造集體死亡
也動搖不了的基礎
政治和戰爭也改變不了的鄉情
死亡是一切故鄉裏面的故鄉

算命者的滔滔不絕有據可循
一如算命者故鄉的那口老井裏
有水的規律

積極向前

每一首瓶子裏的聲音都要喚醒熱血
吧臺上的葡萄決不掩飾自己的光榮
醉漢脖子上的血管串聯著整個世界
心田裏還釀造著土豆的軍隊
營養命中花蕊
不斷上鏗的花粉在射向蜜蜂的途中
被雷雨澆成水泥
時代撫摸著一夜成型的都市天際線
在將近 40° 的地方
杯子的森林裏出沒著扭曲的性慾
桌子們四腳朝天
用多年來腹部所隱藏過的膝蓋跪拜
狂喝香火的寺廟內外
每一首瓶子都積極向前

2005 · 6

■ 龔 華

瀑布禪

卻是秀髮一泓
絲絲出岫於疊翠間
春天裡，陽光已千年
只為
輝映傾瀉的孤獨

卻是秀髮一泓
縷縷顫抖於層峰中
清明裡，靈山已亙古
只待
清灰容顏轉為嫣紅

為何
依舊是銀光粼粼
豈止不忍仙遊

何時
風魂裡染白秀髮的妳
竟自雲端降下
背影禪坐

觀瀑布

山嵐掩面
奔竄的淚流
泉湧自風之魂靈
靈裡靈外
我掏空的眼窟
早已盛裝乾渴
總也無法看見
卻渴望再看一眼
那不再轉身回首的紅顏

2005 年寄自台北

■遠方

大理風情（三首）

之一：蝴蝶泉

不要遺憾
說見到的蝴蝶沒幾隻
怎麼會呢
蝴蝶泉的激情浪漫
美麗故事
早已在五洲四海風靡
你看
蝴蝶泉邊
多少雲南少有甚至沒有的
名貴珍稀的彩蝶
穿花繞樹
翩翩起舞
不分什麼節季
你當然知道
她（他）們飛越千里萬里
來自歐洲
來自北美
來自東南亞、新西蘭
來自世界各地
為大理的神奇
為蝴蝶泉的浪漫美麗
最高興有人笑指
我竟也是
那千千萬萬多情的
蝴蝶中的一隻
雖然凡俗
可我們照樣翩躚
照樣吟唱
照樣嬉戲
為大理的神奇
為蝴蝶泉的浪漫美麗
我們依依
大家依依
年年依依……

05年6月底

■熊國華

涵雪湖的魚

湖中並沒有雪
水倒是玉龍雪山流下來的
柔軟翠綠的水珊瑚
給湖底鋪上一張席夢思
怪不得木老爺選來做避暑山莊
怪不得尋幽探勝的遊客不斷
打擾了我千年的清夢
看什麼看！我只不過是活在水中的
動物，跟你們在岸上不同而已
我不用學習，不用工作
天生自游自在
我想吃就吃，想睡就睡
不用請假，不用掙錢，不用考試
大地當床，天空當房
太陽月亮陪伴我
樹木小鳥親近我
我在水中游，也是在天上飛
我是大自然的兒子……
不要問我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那都是你們人類的事情

2005年6月11日

註：涵雪湖清澈見底，在麗江市郊的
風景名勝“玉柱擎天”內，以前是木府
的避暑山莊。

之二：白族姑娘的頭飾

看不盡的風花雪月
在金花頭上*
今生無緣了
面對蒼山洱海的神靈
我虔誠地許下
來世的心願

*在白族，姑娘都叫“金花”。

5/18/05 於大理

之三：崇聖寺三塔

是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是三生有幸
兩情相悅
還是一個懸念
三種表述
不可說
不可說
大家明白無誤的
是千年三塔
一直是輝煌的見證
是矗立大理歷史文化
沒有爭議的
地標

7/10/05

■寒山石

兒子的樂趣

1)放風箏

迎風一揚
系在童心的夢想
便展翅飛翔

2)遊戲

把戰爭
玩於股掌之間
任硝煙瀰漫

3)槍

在童年的地平線上
用正義的槍膛
射出紅紅火火的太陽

4)足球

只一脚
便踢出一個
旋轉的世界

■呂建春

裙底的風光

裙底的風光有多少
真相不白的花邊新聞
花開花謝的綺思
像嗡嗡的蒼蠅圍繞
夢境流血的傷口
床單皺巴巴
像過期報廢的歲月

伸長了滴響口水的舌頭
裙底陰濕的寂寞泛潮
蓄滿陰霾的靜電
暴雨像謠言突然傾盆
淹沒火熱的盆地
飛出一隻蝴蝶展翅
煽動太平洋熱帶的風暴

魚肉堵塞住腸胃
糞便難以暢通的街道
經血定期流淌
裙底有太多的黑暗瀰漫
一列火車瘋狂呼嘯
冒著黑煙衝出來
貫穿島嶼失血的心臟

檳榔西施的花枝招展
裙子短短敵不過
激情噴灑的眼光
摩托車衝出吐血的馬路
牙齒掉落一地
跌破的眼球四下滾動
日子在陰溝裡腐爛

針眼拍攝裙底的隱私
有多少不能見光
拉壞肚子的城市
三角褲脫下曝光的底片
飛出來浴火的鳳凰
翅膀不斷拍打

■朔星

怕的幽默

鬼才相信的話
就是有人迷信
猶如禁慾的文革時代
缺少性教育的如花少女
怕男人剛坐過的椅子
怕沾上一次
就能懷孕

2004.10.24 黑龍江

在海峽兩岸掀起了巨浪

裙子掀開的光景
有春女感陽而思的玉貌
剛剛落選的議長
沒穿褲子就跑了出來
像敗兵空舉著一支旗桿
伸長脖子探頭探腦
身上長出發芽的暗瘡

流水宴席上的競選唾沫
碎碎唸唸灑落一地
酒肉發酵的誓言
總統套房裡亮相的屁股
貼滿鈔票花綠綠
有黑色蕾絲的想像
裙子不會妨礙春光

裙子不會妨礙
城市充滿黑金的景觀
一座自動彈奏的鋼琴
音符交響黑白
有條蛇會穿過冬眠
回到春暖花開的被窩
超乎黑暗的想像

2005年寄自加州矽谷

■劍熔

葡萄

一串串瑪瑙
讓人猜不出滿腦子的心事
是甜 是酸

蘋果

滿臉笑容
遮不住
豐收的喜悅

棗

穿上紅紅的衫子
握住伴娘秋風的手
你 該出嫁了

葵花

笑臉褪去
整整齊齊排列著
風丟掉的牙齒

樹葉

一夜憂愁
金色的夢
也要試著飛翔

桔子

盞盞小桔燈
指引
回家的路

2005年寄自陝西銅川

■蔡克霖

給

1) 給水

因你給予我生命的黎明
我才會呱呱落地
來到人世間
你不停地滋潤我的渴望
施恩施福
從不計較回報
我敬畏與感激常常膜拜

所有的聲音都靠近你
靠近在你的唇邊
或歌之或舞之
讚美你閃爍的元素符號

你也有好大脾氣
討厭污染你的生鏽的物質
偶爾暴虐也令我們恐懼
無辜的人死了
而整個全人類都在哀悼

水呀，請你莫要違背
你奉獻萬物的本意
人類文明的書笈
最喜愛傾聽你的涓涓細語

2004/1/27 南京

2) 給包裹

準備為你寫詩的時候
你已悄悄地爬上了我的肩
緊貼著我的耳鼓說話
誇我寫出的詩一定很深沉

當我開始搜尋語言
你說已在我背上的包裹裏

■施漢威

訴

雨無休竭的狂飈
潮濕了飛翔的天空
滲透了薄薄的翅膀
瞄準器射程內
殷紅的畫面演繹
淒楚斷腸的故事

鴿子 驚惶不安
蹣跚於瘡痍的殘垣頹壁間
低壓的季候風
掀起另一場風暴
命運有的被移轉
情節有的被改寫
甚至有的把名字
鑄刻在滔滔的浪濤上

縷縷春風輕拂
竟將紡織了數十載的
夢紗扯斷
不堪回首 不堪回首
星空下
縱有美酒佳釀
還能狂醉幾回？

2005年八月寄于堤城

還說不必羞澀死要面子
快快打開來任意挑選

你知道我總是要摔掉你
而一直沒有把你摔掉
是因我要替你昭雪和伸冤
你知道我總是要摔掉你
而一直沒有把你摔掉
是因我挑選的字句仍不願走出

2004/1/30 南京

■哲明

衰老者

花笑過就枯萎了
它把顏色塗在天空的畫布
穿越窗口
投射在我房間
的牆壁上
淡黃色的字跡，寫著
悲傷兩個字

破舊的時鐘
仍舊跑著時間的馬拉松
不曾停止

桌上的魚缸是一座海洋
沒有漁船
寂寞的風景裡，我是岸邊唯一的人
唯一的衰老者

上鎖的人

像是一把上鎖的鎖
某些信念，鎖著自己的情緒
及生命

如同傍晚的影子
生活的聲音被自己拉得漆黑
而哀長
傳開，成為心中的夜
四周的空氣
像是病了三年的身體
嘆出的一口氣

時間在黑夜中離去
我手中僅握著一張白色的發票
總值是零
而情緒仍舊是鎖著的

2005年寄自台北

■周承強

軍人。現居廣州。

天體外墜

一屋人都在酣睡
只有你一人清醒地走來走去
在這陽光燦爛時刻
你清晰地感受到天體外墜
崩裂聲震徹雲霄
你一人跑到戶外左蹦右跳
藍藍的天幕碎成零亂的視線

一屋人都在酣睡
只有你清醒在這悠閒時刻
你清晰地感受到天體外墜
所有投來的希冀散成飄浮的冥錢
你蹦蹦跳跳消失在地平線
婉轉的鳥叫一聲比一聲急
喚不回遠方你說說唱唱的身影

■王萬然

筆名海魂、然也、王也，汕尾日報總編輯，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秋的夢

她累了
也許是天氣太熱
也許是小孩太頑皮
也許是工作和生活
像石磨一樣
慢吞吞地轉慢吞吞地磨
她像她的詩一樣柔弱地
靠在一棵比她還老比她媽還老的樹幹上
讓人感受不到的呼吸
正繞著腳前的池水

和鳥兒比翼
不時也跟著小魚的嘴
劃他幾圈漣漪
甚至和花香比賽
看誰能追到漂亮的蝴蝶
連外婆的頭髮也光亮得像深夜的月亮
她就這樣沉沉地
也是這樣輕輕地
傾聽陽光下的青草
一隻黑色的老母雞
帶著一小群黃色的小雞
慢慢地往前啄
終於啄到她碎花的裙裾

■竹露

網上筆名：竹露滴清響。原名李曉旭。生於七十年代。創辦東北亞文學論壇任壇主。

自離開故鄉之後

在異鄉，我姓氏淒涼——題記

月光的嘴唇掠過冰
和水共同心愛的溫度
猶疑的手決定不再叩門
等著故鄉在暗夜將我打開
和一隻蒼老的手用修補光陰的錘子
鑿開詩眼一樣的冰窟窿
釣一尾比詩句還鮮活的魚付與北風下酒

喝酒的當然還有那些
松花江上黝黑的脊梁，脊梁上
擔負的大豆穀子玉米高粱
醉得搖晃出一片片沃野裏的種子
在每一年的饑餓雪下睡醒
伸個懶腰，伸出一畦畦的綠
江水睡成冰清玉潔的姿態後，冰排
撞成春天的風鈴，跳躍前行

再去看岸，岸上的人家，人家裏的炊煙
炊煙裏上升的故事
關於荒蠻，關於流放，關於血緣，
關於姓氏

沉積在比石頭還堅硬的骨骼
隱藏在觸手可及的泥土裏
那些親切的一澆水就歌唱的泥土
燃燒後有稻草的芬芳
瓷的質地和光芒

當然，還有天空
天空下的草場，草場裏的羊群和奶牛
刈草姑娘毛絨絨的辮子甩著
響亮的山歌
憂鬱著越來越瘦的江水和森林
以及森林裏棒打野雞的往事
懷揣著天池那面可以梳妝的鏡子
搬著指頭數待嫁的日期

如果不是我比她更早邂逅
一個叫自然的詩人，那些莊稼
那些河流，那些牛羊，那些花朵
蒼鷹的翅膀之上神的住所
陽光下閃亮的黑土地上白色的乳汁
讓我的體魄越來越強壯的乳汁
讓我的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
逐漸輕盈起來
讓我的每一次腳印每一次回眸
逐漸踏實起來
通向靈魂的門已悄然打開
一種呼喚從亙古以前潮水般湧來

■程一身

河南蘭考人，生於七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碩士，現任教于湖南文理學院中文系。曾獲北京大學第一屆我們文學獎。

淚水漫過時間的軸心

——聞母親左手受傷後作

淚水漫過時間的軸心
流淚的人已經消失
剩下來的只有時間
沿著它的軸心向前延伸

先於我而存在的人
在我面前生病變老
讓遺留下來的生命
時刻準備著為你悲悼

事已至此我只有等待
等你閉上凝望我的眼睛
到時候我會痛哭一場
你知道卻不再把我制止

像你一樣我也會離去
以後的時間不再孤寂

■楊勇

東北人，《東北亞》民刊主編。

黑白道

可雪花是白的
在一堆擁臥的天鵝裏是白的
在一隻烏鴉背上是白的
在睜大的黑瞳裏也是白的
像夜色是黑的一樣
夜色落在雪花裏是黑的
落在我白髮上也是黑的
雪花只想著它自己，留在黑暗中
黑暗也想它自己，留在雪花裏
兩種事物融在一處，活著做夢
夢見黑白鍵子自動跳舞的鋼琴
但不是醒來
我醒來，夢就融化了，像雪
一旦知道暖，就忘了自己是誰？

■喬木

197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自治州，土家族人。大專文化，寫詩多年，有詩集《追問漂泊的存在》出版。

天空是我撐開的一把舊傘

天空是我撐開的
一把舊傘
陰雲佈陣
陽光跑掉後留下掙扎

此時狂風蘇醒
螞蟻站起來
混進人群
成為我身體裏跳動的恐慌

傍晚
我鑽進汽車
如同鑽進一個腐爛的西瓜
我成為籽
等待手指頭來搥

■吳東升

出生于遼寧省凌源市。畢業于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

空椅子

這把椅子已經空了2年多了
我經過它的旁邊時
也有點肅然起敬

我在詛咒這把椅子
是它讓我還有許多人
寢食難安

因為這把椅子
我們舉行了好多次投票
結果仍沒有人能坐到上面

本來說某人在去年能坐上
今年又聽說另一個人有希望
還有私下裏他們打的不可開交

有人問我
你希望誰坐上這把椅子
我說，誰都一樣啊

這把椅子孤獨地站在那裏
上面似乎已經落滿灰塵

■劉新吾

1963年生。甘肅民勤縣人。現供職民勤四中。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

白雲

大朵的白雲 在我頭上來去
它在我瓦藍的天空 整整飄動了八年

八年來 我熟悉那些白雲
就像熟悉那些散落在水草邊的牛羊
我始終把它們看作是
上天讓各路神靈帶給我的潔白的紙頁

這些蓮花樣邊走邊開的雲朵
我一直守望著 它們的悠閒和自若
讓昔日的葉子從我身上一片一片落下來
讓我的目光 越來越乾淨
讓我的心境 越來越明亮

■林溪

1981年生於安徽亳州。畢業于遼寧石油化工大學建築系，2003年畢業于遼寧大學中文系。

我始終繞不過這個午後

像是在尋找自己的出口
我在這一箭之地的草坪
來回奔跑了好幾圈
陽光曬在溫暖的草葉上

風吹得聽不見風聲

我始終繞不過這個午後
繞不過這一箭之地
以及，陽光在這草地上
深深紮下的根鬚

悠閒的牛羊不會到這裏
啃齧柔軟的青草
不會像我一樣
花去大把的時間
試圖繞過這個午後
繞過身後緊隨的陰影

■趙福治

36歲，現為中國詩歌學會論壇
《中國詩歌》編輯部副主任。

城市的語言

沉默過後，僅有的是雙手交
關於城市上方的風，我不想說的太多
那樣的話題，已無關痛癢
也還原不成一朵窗臺的花

從左到右，什麼樣的歌曲
使我的話在一個刮去鬍渣的早晨
變得不那麼可靠

■梁雷鳴

1970年生，廣東省湛江人。

鳳梨的海

月亮女巫用多長時間才能巡遍這片海
我看見月亮的翅膀在鳳梨的葉子上歇息
夜已深？狗不叫？雞未鳴
寂靜的海？寂靜是一種巨大的聲音
曠野裏？那麼多的麻面人
正高聲談論著
內心的甜蜜

■李祥林

1982年生於甘肅省秦安縣。

悵茫之野

一個人被遠方帶走了
意味著
伸出的雙手
只能抱緊懷裏的淚水
喊出的那一聲名字
回聲又把它交给了我

一個人被遠方帶走了
我身體中的一部分
也跟著走了

■瀑布

原名梅世澤，網名：黃果樹瀑布
、梅邊吹笛等。貴州普定人。出版
詩合集《黔中詩壇六人行》，2003
年獲貴州省職工文藝創作三等獎。

今年的冬天特別清楚

今年的冬天特別清楚
雪也特別清楚
她跟雨的區別，就是
一個扭腰斜胯向下飄
一個儘量豎直身子朝下落

晚報說有個女孩子跳樓
被一群人看成一朵雪花
女人是雪
男人就只好是雨了
許多雪花飄進雨水裏不見了
很多女人嫁了男人也不見了

可今年的冬天特別清楚
元旦已過
不斷飄落的雪花仍然
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梅生

1969年生，曾在詩歌報、詩先
鋒、新詩歌等論壇任版主。2005
年主持原生生態詩歌論壇。

黑暗裏的老虎

月光沒有照亮
眼前的道路
月光沒有勾勒出
老虎的形狀

現在連月光也沒有了
最高的一棵樹挑著北斗七星
靜下來了。當所有的塵埃就這樣
當所有風的棱角就這樣
靜靜地落在黑暗中

黑暗中的老虎，舔著
傷口附近的鬃毛

■金培洪

筆名普路托，現任中國詩歌學
會網版主、責任編輯。

你說好了

你說好了，今天天黑再走
你說好了，明年年末嫁我
你說好了，2008年生個寶寶
你說好了，2046年老在八寶山
你說好了，無論如何
那個天堂和地獄
總會有和我的

■和慧平

1976年生。現為雲南省祥雲四
中生物教師。曾獲1999“郎酒杯
”全國詩歌大獎賽詩獎等幾個獎
項，著有詩集《另一種聲音》。

螳螂之歌

據載，螳螂的婚配場面充滿血雨腥風，當雌螳螂進入性成熟期，由於產生卵細胞需消耗大量能量，故會對向它靠近的昆蟲（當然包括同類）發出攻擊行為，捕獲並吃掉對方。而在性這原動力的驅使下，雄螳螂每每冒著生命危險，小心翼翼地從背後靠近，然後迅速撲到雌螳螂背上，奏響了一曲靈與肉的絕唱。但歡娛總是太短，當交配結束時，雄螳螂必須馬上逃離現場，否則將會被情人無情撕成碎塊，美滋滋地享用一餐。更有甚者，雌螳螂邊交配邊吃掉雄螳螂，有時進食速度過快，會把其前胸扯斷，這時一幕悲壯的情節上演了——雄螳螂已身首異處，而交配仍在進行……

傾注畢生感情

讓我為你舞完這一曲

用完美基因編排的生命舞蹈

為此？我特地穿上華麗的霓裳羽衣

以矯健、激情、瘋狂、赤裸甚至

原始的性慾征服你

在這危機四伏的夜晚

對面是你用身體為我設就的誘人陷阱

一切都是雄性荷爾蒙的錯

我終於還是忍不住靠近你

因為你才是我唯一的宿命

四肢、胸腹、心臟、貞操甚至整個生命

需要什麼你儘管拿去

只要你能笑靨如花

只要能滋補你的身體

給你？給你？全給你

陰陽兩隔時？你是否將我銘記：

一隻雄螳螂

曾飽蘸一生癡情愛過你

■采耳

72年生，江西南昌人，工人。

秋天

1

它們像一把剃刀

突然間失去了繁華
我很無助地把身體
定格在七點二十五分
我捏住一粒米捏住胃袋
一小口一小口飲水
它很透明嗎？很滾燙嗎？
我必須喝下去
像喝著毒藥

我清醒著，寧肯一點一點碎裂

2

你不是我的敵人
卻和我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我們的仇恨多麼動人
一張紙成為最終的罪證

我的深夜裏有蜘蛛、蚊蟲和斷髮
他們一直欺騙我
我知道這是一個慣性
一會兒有一場雨掉下來
有一段枯枝掉下來

我聽到深夜裏玻璃的一聲尖叫
這個悲哀的景象
像我受傷的左腿一樣疼

■陳曉林

《鋼花》文學雜誌（季刊）編委、詩編輯。1986年出版五人詩集《發燙的土地》，2004年出版個人詩集《浪跡南方的季節》。

假若很久沒有雨的消息

我的臉總是溶解在水裏
浮出水面
就會遭到陽光的打擊
其實水也具有金屬質的穿透力
蕩滌後的天空彈出
水的翅膀
習慣於把眼睛貼在玻璃鋼上說話
水的思維水的聲音和水的誘惑

也習慣於想像臉上的玻璃
粉碎之後的奔跑
沿雨季浸泡過的日子
播放一顆樹的流浪
讓樹葉的眼淚掛滿秋天的門檻
又浪漫地落下
融化

遠去的風景青一塊紅一塊
回味擦肩而過雨
說真的，我很渴
這些風情依舊的水
又不能喝
只能與星光燦爛的石頭一道
等候雨的背影

也許有一天不再有雨的消息
也許不再是也許的也許
我仍會在陽光暈倒過的臉上點燃
潮濕的岸
守望水中的孤獨與寂寞
直到星空
悄然熄滅

■王文海

1972年生，山西朔州人，畢業于山西大學歷史系，作品二十餘次獲《詩刊》、《人民日報》、《中國電視報》、《山西文學》等全國性獎項。出版有詩集《溫暖冷色》和《民間的陽光》兩部。係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會員

一輛馬車拉走了秋天

一輛馬車裝著紅嫁衣
裝著歌聲和穀穗
裝著月光的碎銀
甚至裝著違約的誓言
低著頭沉默地趕跑
沒有揚起一絲灰塵
沒有揚起一聲歎息

就這麼穿行在冰冷的風中
要把它們運到明年的表演中

馬車走得很乾淨
甚至沒有留下一道轍痕
乾癟的葉子本想說些什麼
一陣風吹來？又慌忙捂住了嘴唇

一輛馬車用白布遮蓋著
無聲無息地走在來時的路上
好像從來都沒有來過一樣
好像歲月是虛構的一樣

■鄧漢濤

1969年生。

害怕

辦公室，一排釘子站在牆上
掛著紅頭文件
一些人的榮辱
還有一些慾望
只有一顆釘子閑著
我想將自己的詩掛上去
不知道詩中的憂傷
這顆釘子能承受多久

■黃榮清

1965年生，畢業於某中醫學院，
現在北京某醫學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

眼淚

一滴眼淚出生了

生育它的那個人
在生育它的時候
一定很痛苦

沒有人占卜它的歸宿
更沒人考古它的出身

在這個世界上
眼淚等不到過夜
就已經在互聯網上
全部地被蒸發

■離開

福建三明寧化縣人。

為五月找一件合身的衣裳

“請在白色之下找到褐色”
在天空的蔚藍下找到灰色
讓主語找到賓語，淚水找到眼眶

美麗駿馬找到草原，奔跑無邊
你找到木房子，找到撐傘避雨的小蘑菇
山中的寺廟，你找到晨鐘暮鼓念珠
漆黑的夜，你找到螢火蟲的光

為五月找一件合身的衣裳
為大好河山找一輪朗照的滿月

■少木森

渡頭

遠行的人 遠在秋雨裏了
就像一隻鳥雀飛去

渡頭的船依舊忙碌
爭渡 如同鳥雀競飛
卻是 一道永恆的風景

也許 希望有人注視你的背影
也許 期待有人在你的腳印裏
辨認你所走的方向
你的心情 因此而淒美

然而過去的歷史早已忘卻
一隻鳥飛回渡頭
是不是原先遠去的那一隻
難道 你有心體察過？

■季柔

原名王金鶯，黑龍江人，出生於
六十年代中期，大專文化，曾經從
事財務工作。現在下崗。

黃昏下的思念

落日 晚霞
枯葉捲走了斑斕的色彩
一片雪花
落在深冬的極地 靜靜地

凝望 一份久違的深情
心底的眷戀
幾多寧靜 幾多溫馨
夢中的那片白樺林
寒風中 纏綿地挽著夕陽

日出的落寞
日落的淒清

遠方的你還好嗎
此刻 是否也靜靜地
凝眸夕陽
記憶中飄過一個纖弱的身影

低眉 一脈剪不斷的情思
指尖的情緣
幾許纏綿 幾許悵然
時間折疊起的那隻青鳥
月輝裏 悄悄地飛出窗口

來也匆匆
去也匆匆

遠方的愛淡淡回首
此刻 你是否也靜靜地
聆聽心事

■張之

1967年生。

睡眠

我說，夢，月亮爬上土牆

刺槐寬闊的葉子沙沙作響

而四周沉寂，薔薇花的暗戀
像淡淡的香水味道

雀鳥入林，影子鑽進身體裏
我在星空下數羊：一隻、二隻、三隻……

童年走失的那一隻
一身白，像幸福在人世間遊蕩

一架飛機從頭頂飛過

一陣巨大的噓鳴
從屋頂升起

柳葉間喧鬧的風聲
悄悄的挪了挪位置

葵花抬起頭
一臉璀璨

一陣巨大的噓鳴，使我們的
內心，保持了樹蔭般幽暗的平靜

●中國詩歌學會專號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大陸新詩代詩輯

◎海嘯 組稿

■海嘯

1973年生，湖南隆回人。著有詩集《愛的漂泊》、《最後的飛行》。2003年創辦新詩代。現居北京。

五月：

致茨維塔耶娃

給你一個死，你便擁有命運的
前夜。給你一截朽木
鑲著秋天的鏟，是不是
那隻隨同收割的手，會與詩一般
脆弱和沉重，從透明的
光陰裏，被飛鳥
遺漏的空暮，肯定是幸福的，或
心安理得地保持
固體的沉默，我們走在開花的路上
突然停頓。不忍驚醒
睡著的人
已經睡著的人
有著一顆裹著的心
落葉的指尖，刀尖和琴
一點一滴碎裂
回到家鄉，只是想擁有一
個死，擁有比笑容輕薄得多的
季節，你要等到盛夏的焰火
等到割禮的殿台。而我要
等到春天——等到山花燦爛
等到你醒來。醒來後的美。
即使黑夜中的眼睛，看不見
早霞。十七歲的潮濕日記

■李拜天

2004年竣工的中國第一座詩歌
橋入選詩中上最年輕的詩人。曾與
朋友創辦民刊《詩界》。現供職于
《星星》詩刊雜誌社。

老照片

過去是一堆老照片
褪色的河南發黃的廣西
絕望的河北沉默的成都
交織著撕打著
這些凌亂的時間
整齊的呆在我書櫃的一角
三十年啊，三十年的時間
我的一隻手甚至一根指頭
就能輕易的提起
如此之輕的沉重
或許會被不孝的子孫
丟垃圾一樣丟掉

■陳人華

鷹論壇斑竹，在全國各官刊民刊
發過大量的作品。

魚在月亮中

對啦，魚就在月亮中。天上的光芒
要比蘋果呆在金魚池更有意思
美景傷人，也就別輕易地聯繫身世
莫不知道，人人都要活下去？
我、看多了、
看得老了。周圍的世界 精神財富
伴隨著散落的笑話他們和它們，依
然是那種迫切的樣子
好像、到明天花朵就會當場綻開

甚至到明天，
果實就突然呈現 對啦！
魚仍在月亮中
莊典的哲理，大洋深處兇猛的鯊魚

■陳忠

1960年生於濟南，現供職於中央
某新聞媒體。

在一張紙上

在一張紙上，降雪的雲層
不一定是灰色的。我欣賞著一切可能
鮮豔的物體
枯葉和塵埃，把觸及到的神經
變得尖銳起來
不需要風的醞釀，雪早已在別處
像語言，清掃了骯髒的印跡

水面上舞蹈的白鳥

水面上的石頭是靜止的，下沉的
是藍得很深的天空
蛻皮的蛇，貼著草尖，亂竄
冰涼的感覺，就像危機四伏的陰謀
讓這個世界有些迷亂
水面上舞蹈的白鳥，讓我想起
妙齡少女輕盈的步履
“春天的乳汁，香甜，而濃郁。”

■冬簫

本名邱東曉，浙江海甯人。《新
詩代》詩刊責任編輯，《海寧詩潮》
副主編。

把淚水留在山上

山有哭的時候
是我把淚水留在了山上
濕漉的林中，鳥已散盡

低下頭 把內心與鳥的影子放在一起
比較黃昏的色彩 山的影子裏
還有一隻鳥的影子，告訴我
一片草地曾經鮮花爛漫
——其實我知道這些
這裏的曖昧和晃動的蕁草
這裏的星辰 曾經閃爍在兩個人的眼裏
我劃過一根火柴 這小小的火把，
在一陣風後 把淚水和山的背影烘乾

■大路朝天

原名劉浩湧，1972年生，生長于
遼寧朝陽，現居大連。現任中國平
民詩歌論壇、中國當代詩歌論壇、
趕路等壇斑竹。2004年8月創辦大
路詩歌論壇。

瀋陽是一個 有很多烏鴉的城市

瀋陽南站的上空
盤旋著成群的鳥
賣報紙的說 那是烏鴉
烏鴉救過皇太極的命
是大清的神鳥
我正仰望滿天的烏鴉
它們被一陣突如其來的大雨沖刷得
一乾二淨
可驟雨初停 它們又不知從哪裡飛出來
重新佔據了天空

■黃尚寧

1982年生於廣西百色市農村，壯
族。一家地級市黨報編輯、記者。

後會無期

突然感到自己是何等寒酸
這個夜晚，我掏出所有的
疼痛，為一顆缺席的心理埋單
卻發現只有一隻掉落的杯

得以擺上宴席
沒理由，一定是那首詩
半路殺出個程咬金：
“我看雲時很近，我看你時很遠。”

■江耶

本名蔣華剛，1968年生。

一部書被我提前閱讀

一部書躺在樹幹裏
它還在生長，記錄
日月風霜，和我一起
聽取一聲雷的訴說
來自天上的故事 神仙呆的地方
一直寂寞著
他們在樹上畫圈圈 一年一個
竟也圈住了我們
這是一些線索 我站在樹的旁邊
斑駁的樹皮以堅硬的粗糙
拒絕我的撫摩 它只是讓我看到
多少根線絞在一起 像理不清的頭緒
我不得不一邊閱讀 一邊沉思
多少年來的盛大事件 隱逸在書頁中
像得了道的高人 等待我來打開
我今天偶然走到樹下 是命運中的
一個機緣
在神的手指上得到 穿過時光隧道
提前發現一個重大機密

■李維

網名安琪兒，1979年生。大學
(臨床醫學專業)，現就讀於莫
斯科國立大學。

永不妥協·飛翔

我用盡全力 展開的也就只有
半個翅膀，
開始這一場儀式—— 每13分鐘
淨身一次。

漸漸的 思想，離開了依靠
視野，躲開了現實的基調；
還在想，為什麼存在著 真實仍就
會不翼而飛；
從自己不間斷的哭泣，直到開始的
飛來飛去；
我學著在企圖中 保護自己，
但那糾纏著的清白在風雨中搖晃；
這飄雨 給靈魂的喘息就像是鏈條，
纏結的連鎖 讓我看到夕陽下的
破舊與殘缺；
但我知道，只要有光，我就會飛翔。

■李滄

浙江湖州人，1992年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出版5本詩集。獲《詩刊》《星星》等30多次全國及省級詩獎。詩集《獨步愛情》獲浙江省第二屆文學獎，詩集《又見江南》獲浙江省第四屆文學獎。

蕾

最初的花蕾 小小的春天
我將要翻越樂章上的節奏
等待你把美麗念遍
我一千次回家 一千次確認
這落滿院子的風聲
仍然沒有回頭和保持乾淨的習慣
陽光只剩下一次交易
紛亂而陰暗的事情寒冷至今
我在一塊空地上明亮著前額
卻傷害了你的影子
這時我必須認識你的手飾
認識床前的每一張椅子上
那些睡眠狀態的外套
藍天 我是你唯一的明朗的名字
每一個飽滿的人 都能捉摸的
乾淨的名字
你既然美麗 蠟燭為何還沒點燃
沒看到我樂譜上的波浪 已經
打濕了你的腳印

■李躍平

樂山市人，1963年生。

推開小窗

推開小窗，翠綠的鳥聲
在紛紛凋謝
疲憊的樓群遮掩春天的額頭
失眠的黃鸝 在唐詩中掙扎，詩意
不及一隻鳥垂死的聲音動聽
守候柳枝頭的黃鸝 是我樂意做的，
我的幸福植入一片飄動的綠中
不帶一絲曖昧，我終於明白
最動人的鳥聲永遠在心靈深處
躁動不安

■笑芳年

浙江蒼南人。先後畢業于溫州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咚咚咚》獲浙江優秀少兒電視節目“春芽獎”一等獎，第五屆全國電視節目“金童獎”銅獎。

零度記憶

有一種水與季節無關 它的流程
因為魚的行進而曲折
岸邊的雕像鬚髯飄忽 一群人。
一排帆……
來過。離去 山岡起伏
搏動不衰的漣漪 什麼時候的冰
凍紅槐木的手指 那最少的年齡
有個叫江南的孩童 遇上零度的季節
水流著。江南 長出橫枝花的
一節節白色
游魚盡現 竹排的影子
沒有魚鷹呈現 決不肯走去

■張後

遼寧人，著有詩集：《少女和鷹》、《牙齒內的夜色》。

古 剎

一條蛇斜躺在長椅上
絲網般的寂靜中，我找到一片
含水的煙葉
遠處樹林裏的香氣開始四處瀰漫
我雙手撫過的白健，像掠過一片
最初的雪野
傍晚的顏色被風吹滅，周圍的水
開始發亮
看見深林中平靜的古剎
年少的僧人正在一絲不苟地束髮燃香

■旗烈

工作于新疆石河子大學，《火種》編輯。

墳前開滿花朵

(送給亡父)

我舉著花朵清脆地前進
回到父親沉睡的村莊
父親沉睡在我的心臟中
父親距離我已經很遠了
我舉著花朵清脆地前進
花朵清脆地歌唱 玉米形狀的房子裏
父親回到了爺爺的家鄉
我舉著花朵 在父親耕耘的玉米地裏
尋找開滿花朵的墳墓 父親啊，
你去了哪裡
風和陽光充滿了世界 另一個世界
充滿了死亡
陽光撒滿了玉米田 父親站在
吐粉的玉米上
我尋找著墓地 開滿花朵的墓地
穿過陽光和風的世界
父親的骨頭開滿了花朵
我舉著花朵清脆地前進
撥開陽光和風
撥開玉米葉子的圍牆……
跪下啊！撒滿花粉的頭顱
和大地離的更近些 父親在玉米田裏
回到了爺爺的家鄉

■劉馨泉

貴州畢節人。有作品獲獎並選入年度《中國詩歌精選》，出版詩集《含在嘴裏的生活》。

不是我想停下來

不是我想停下來 是風，一陣秋天的風
它從我的對面吹過來 它把一粒沙子
吹進了我的眼睛 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從來沒想過 在回家的途中會停下來
怎麼要停下來呢 家是什麼
家什麼都是 除了不是流浪
打開家的門 連我地上的影子
也想站起來 享受溫馨和幸福
我不會停下来的 是風，一陣討厭的秋風
是它讓我停下来的

它把一粒沙子吹進了我的眼裏
還讓我流出了淚水 我必須停下來
我必須把流出的淚水擦乾淨

我必須將眼裏的沙子
想方設法的弄出來 那樣我才能夠
看清回家的路

■羅鉞

夜 行

經過荒棄的墳園 我一截一截地
走進黃昏 鐘聲悠遠，乾淨，也堅硬
繞過一棵正在枯萎的小樹
已經是夜晚 山下的光明慢慢抬高
尖利的事物漸漸隱沒 風 撲過來
我陷入更深的黑暗所走過的路

劈開我懸浮的身體
另外的人正從路的另一頭
一截一截地走來

■馬培松

四川三台人。1963年生，有詩作
收入多種選本並獲《人民文學》“青
春中國”詩優秀獎。

正 午

正午，我在大街上行走
我把自己，狠狠地踩在腳下
我對頭頂的太陽說
我討厭這個
人

記 夢

刀刀在陽光下
閃光
某人的牙齒
雪亮

■墨人鋼

想 想

病人，就是吃藥的人
我們吃飯，他們吃藥
我們專門吃飯，沒病：我不知道
你哪裡有
你不知道我哪裡有病
病人可以天天看醫生
醫生知道病在哪裡，叫什麼名字
自己編好名字，莫叫錯
他們和醫生是一對親戚
他們天天走親戚、做客，醫生
天天請他們 吃好藥、喝好藥
太客氣了啊，病人們團聚在醫院
那麼多病人，不和我們聚會，不到
我們這裏做客
我無法請別的人 在這裏，武漢市
解放大道

■雲亮

山東章丘人。著有詩集《雲亮詩
選》。

即使停下來

即使停下來，也要停進骨頭

我不停進我的肉裏
我的骨頭曾是一些人的靶子 看
別人拿自己的骨頭當靶子打
是一件不快樂的事
停進肉裏要舒服些
衣食無憂，像富貴人家的生活
我不是富貴人 所以堅持住進骨頭裏
蔑視利器敲打骨頭的聲響
面拒絕肉的誘惑

■漢江

麗江玉水寨的蝴蝶

這麼多的彩色鈕扣——波斯菊
讓大草甸變得天衣無縫
我剛讚歎一聲，有幾顆就飛起來
哦！這些蝴蝶多像隱者
暫且忘記流浪的身份
讓地平線一退再退
退到芬芳之外。而最大的蝴蝶
以彩旗結成，飄蕩在高高的木杆上
從雲杉坪跳崖殉情的情節
一頁頁，被祭風場憐惜收藏
使我成了輕輕顫抖的蝶須
成了傾吐《梁祝》之聲的小提琴F弦
所有的波斯菊是配對的蝴蝶
在我身上安然棲居……

■邢昊

原名邢少飛，六十年代出生於山
西襄垣。獲全國首屆冰心文學獎二
等獎，《詩歌月刊》全國“新文采
”杯“探索詩”大獎賽二等獎，美
國華人亦凡文學網詩特別獎。出
版詩集《房子開花》。

描寫春天的早晨

描寫春天的早晨易如反掌
一匹好馬像斜雨一樣從祖國的
一旁走過

描寫春天的早晨，是一幅宣傳畫上的未來
一個少年叨念著〈好〉的片斷
他懷中堆滿的百合 終將獲得解答

■胡正勇

城市在跑

一群狼穿過城市
接著是一群追趕的獵人
梧桐樹葉開始紛紛落下
撒滿大街，像在森林裏
生活在繼續。上班、下班
城市跟著陽光在拼命地跑
郊外覓食的松鼠 總是想往城裏竄
混凝土在叫，在往大街上行人的頭裏鑽
晚報被一陣風吹走
大廈在吐出一批人的同時
又吞沒另一批人
我看見黃昏裏的城市
像一個獵人睜大眼睛

■蔡甯

有詩集《水墨的繆斯》出版。散文
詩〈我們贏了〉入編中國“九年制義
務教育小學四年級自讀課本”。

謝公祠裏讀史

順著秦淮河走進謝公祠
閱一盤生死存亡的棋
前秦苻堅與東晉謝玄
在楚河漢界下棋 血腥湍急了淝水
前秦脊樑，在苻堅掌心成為一條馬鞭
搖一搖，百萬大軍呼嘯風浪
馬鞭高揚，輕得如同一枚小小的棋子
謝玄，舉棋重如千鈞一擲
馬鞭一顫，前秦大軍陣腳大亂
唳，馬鞭蹂躪 風聲鶴唳
一個王朝脊骨斷了 舉重若輕
舉輕若重 是兩種胸襟
落子無悔 結局，一開始就因
心境而註定

■馬知遙

1971年生，山東大學博士生。
出版詩集《光打不到風的身上》
，曾獲得第三屆全球華語網路原
創“榕樹下”短篇小說獎。

烏 鴉

誰也不願主動看到你
原來在曠野
現在你在城市

落在高聳的煙囪上
誤以為是樹
落在碧色的屋頂
這兒的人沒有獵槍
這兒的人從來不抬頭看

這兒的人們出出進進
不知道一隻烏鴉落在頂上
好像一隻蒼蠅正落在肩上

烏鴉有些不習慣了
沒人理睬就意味著沒人懼怕
烏鴉攔攔翅膀
像一個離家出走的人

■野川

姓名王開金，1967年12月生
於四川三台。

烏睡在樹枝上

烏睡在樹枝上
又細又弱的樹枝在鳥的睡眠中彎曲
我真擔心，樹枝 會突然折斷
當然這是我的想法
（或者是人類的想法）
鳥是不知道的
鳥認為睡的地方很結實，沒一絲裂紋
和我們一樣
睡在寬大的床上，做愛，翻滾，
鼾聲如雷
我們不知道下面還有比人
更聰明的東西在為我們提心吊膽

■夕林

又名田曉琳，在全國第二屆“
希望杯”詩賽中獲獎。“西部文
學網”副站長，“聚焦文學”總
版主，“詩風網”總版主。

桃花水母

與霜凍不期而遇。遠行作一場緘默
那泊透明的軟體，背負桃花的憂傷
在碧水起舞，搖曳跌宕
糾纏成血色，風靡你的眼睛
多像一首詩，淌著純白的毒液
多像一場愛情，蝕死在風花雪月
請遠離我的流域 請收回暖色的目光
你務必借一把未攔傷的月色
帶著我的桃花私奔或者逃亡
今夜，我在濁水裏氾濫
撕碎不可侵犯的身軀
作一次尊嚴的跋涉 請抓住我的
靈魂，放回
森林深處，任我自生自滅

■張建新

雨中翻書

“雨中翻書，把雨水
儲滿內心，閱讀大地 蒼茫的夢境”
發白的鐘塔
指針在瓦蘭的天空
劃下刻痕
廢棄的車廂
被扔在它曾經過的隧道
一道道暗淡的光線
孩子們進進出出
捉迷藏
扔出蝴蝶的漂亮衣裳
而我的手指被卡住
在這頁書裏，在
鏤空的目光中……

■趙衛峰

就是

月光就是燈光 霧就是沒完沒了的
一簾幽夢
青青的厲害 蛙自得其樂
所有的花朵
其實就是一朵。像享有太多太多
美譽的模範，長江
天生的性格就是前進、前進
投海自盡。至少有魚證明你所言不虛
趴下就是降低看法，就是
強項者終於感到久仰的可怕
而這可怕的峰正將尖銳的根據送進烏雲而
逃不出手心的是當事人的掌紋；彈指間
向上者又一回位於廣廈下邊，作為經歷
是為必然？比如垃圾就是成堆
鼠類就是無數
地下河就是地獄中人賴以生存的道理？
比如沉默就是連袂的風雨封了歌者的嘴
掏出備用的耳你又可以為繼
只消心動便能翻入更新的夢呵可你就是
就是沒有，像失身路基的頑石
你就是沒了動的意思

■方惘燃

現就讀于福建師大中文系。

想起夏天

在我感到孤獨寂寞寒冷的時候
就會想起夏天 想起夏天的夜裏
想起夏天的夜裏田野上的蛙聲
每一夜，這些可人又惱人的傢伙
都來野外開會
他們的爭論圍繞一個話題
明天下不下雨？

■張之

蟬鳴

整個夏天
我陷進老榆樹巴掌大的蔭涼裏
蟬聲時不時從樹叢裏
跌落下來
從早到晚
那些蟬聲滿滿地塞進我的耳朵裏
以至於後來，我開口了
卻聽不到這個世界的回答

■鄧詩鴻

原名鄧大群，70年代生於江西
瑞金。獲澳門全球華文同題詩大賽
獎、“路遙青年文學獎”、“全國
首屆網路文學大賽散文銀獎”等。

花濺淚

花朵是有力量的 就像
花朵也飽含疼痛與淚水
面對花朵 我的確無言以對
我甚至無法相信 它柔弱的淚水
僅僅是因為一場不期而至的風
或一次漠然或久違的感動

沉默

所謂沉默。是枯木上萌生的嫩芽
是窗玻璃上輕輕走動的月色
是書卷上多餘的埃塵
麥芒上毫不起眼的針尖
所謂沉默。是村頭的望眼欲穿
是油燈下奔波的針線
是牆壁上鳴響的鐮刀
是刀尖上歲月返照的微響
實際上是流水護送著浪花
是白髮目送黑髮的 無可明狀

■三分夜色

美麗的小手

我想殺死我自己
用這雙美麗潔白的小手
掐斷身體裏所有的氣息
流動和希望
粉碎每一根筋骨
毀滅身體裏所有一切
看得見和看不見的
只留下完好的外表和表情
沒有人知道我已經死去
這雙美麗的小手
每一根纖細修長的手指
其實都很骯髒
他們依然會讚美我的手
它有多美麗

這時我會躲在陰暗裏笑
他們像一群被蒙閉的人
不知道真正的兇手到底是誰
因此死後我由衷地變得快樂

遺忘

她昨晚夢見他
他回來拿他的帽子
她記得他是不戴帽子的
他有一隻死掉的貓留在家裏
一直躺在席夢思上
四五年了，他還記得
回來取它
她把貓戴到他頭上
左右觀賞總覺得很好看
他說：你知不知道
我想念它很久了
她說：誰知道呢
它都死了這麼多年了

●大陸新詩代詩輯

2005年寄自北京

■陳銘華

空瓶子

時序仲夏，行將回鄉，依稀想起一首早年的革命浪漫主義歌曲，內容好像說“如果是鳥，要做一隻如何如何的鳥；如果是花，又要做一朵怎樣怎樣的花……”我當然不會愚蠢到要做花做鳥，我寧可做一隻空瓶子！如果我是一隻空瓶子，我願意是一隻空的啤酒瓶子。纖手握過，紅唇吮過，酥胸暖過，海浪疼過，螺蚌愛過，一張寄給不知名的遠人的字條住過，一雙不知有多深遠的淚眼讀過

我是一隻幸福的陶潛式的空瓶子

2005年7月13日

何不食魚子醬

出外度假兩個星期後回家，驚悉汽油每加侖價格漲破三元關卡，乃四處奔走聯繫一班民主黨朋友要給政府來個節約燃油的建議：“坦克沒有必要開就回來，戰機沒有必要升空也回來！”孰料熙熙攘攘之際，我們的總統竟先發制我呼籲大眾不要開車，如果沒有必要開的話。可憐我一番為民請命的熱誠就此無疾而終，但回心一想，在這樣英明的領導之下，我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不開車可以去開坦克，丟掉工作可以坐戰機去度假，沒有麵包何不食魚子醬

2005年9月26日

■游離

瀰漫

從江南到江北，瀰漫著胭脂平坦而遼闊的原野上，姑娘們把握住了——地勢和流水的走向

房舍、寫字樓、湖邊的小屋從網質的窗簾裏，透出兩三點塗著凡士林的燈光——

啊！趁著夜色，溫柔正在大面積地蔓延偉人的頭像以三倍的速度流通我正在麻木，隨著鐘一下一下地敲響

我一根一根地拔掉身上的羽毛撕裂的疼痛，染紅的床單從此，不再作為純潔的證據

鏡子、家庭以及房樑上的老鼠安靜地看著我，遊弋於——口紅與口紅的間隙中，如魚得水

在下班的路上

街道還是那樣混亂：擺攤的、拉客的、乞討的、無所事事的、行色匆匆的——有的人往南走，有的人往北走。

交通還是那樣擁擠：公車、運貨車、自行車、小轎車——它們在十字路口，絞成一團。

我還是在車廂裏東張西望：翹腿的、看報紙的、打盹的、與鄰座拉家常的、發呆的、聽手機的，捂住手提包的、用下體往前面屁股頂的、用乳房輕輕擦著別人後背的——我悄悄地享受著這些觀察帶來的樂趣。

這每天必須經過的路上，還是散落著：痰跡、碎紙屑、便當盒、排泄物、

■余問耕

城市獵人

甲

不必知道甚麼叫愛

需要的時候
酒是最好的媒介
時或加一隻DVD
再或給她一枚搖頭丸
其實最管用的是
寫在臉上言語行為上的
銅臭

一路行來
兩旁的鮮花競相招手
採摘過的萬紫千紅不過
是季候的衣飾

透支了嗎

管他娘的明天

乙

因為有銅的攻守
塑身之後
放膽走出閨房
以殘餘的青春
狩樂
看獵物一隻隻
如何跪伏喘氣低頭

稿於2005年4月21日
2005年9月9日重修

腐爛的菜葉、殘廢的小孩、擱置的豆腐渣工程、陰沉的臉——終於到家了，出租房門前的運河水，還是像昨天那樣渾濁。

2004年寄自杭州

■冬夢

此刻雨勢並未減弱

——寫給愛兒本治第八年忌辰的詩

孩子
你知道嗎
今天是爸爸寫給你的第八首詩
因為
今天你已經八歲了

今天你已經八歲了
爸爸送給你的也是每年的顏色
這束淡淡黃黃的花多漂亮
媽媽插上小花瓶
那些水
是爸爸媽媽足足流了八年
仍傷仍痛的淚

悶不作聲
這炷香
何嘗不是足足燒了八年
今天
仍然未能將爸爸媽媽的思念燻黑

你靈位的
沒有爸爸擁沒有媽媽抱
獨個兒的一張照片
今天
是你八歲的生日
不懂得看詩絕不打緊
見到爸爸媽媽為什麼仍不懂得開心的笑

滂沱大雨的星期天
這條小斜路的雨依依不捨的
莫非一樣足足下了八年
此刻雨勢並未減弱
我跟妻默對無語
手緊握手
心事如計程車滾動的輪子
越走越濕的
回家

2005年3月20日香港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真面目

一啖糖一啖醋
一客糖醋黃魚
太油吧
親愛的，讓我吃

一啖甜一啖酸
一道甜酸排骨
太膩了
親愛的，我來嚐

一啖砂糖一啖屎
一啖砂糖
一啖屎
太……
親愛的，你不吃誰吃

有感：人真正原來的良知心性，每每因為名為利而退減甚至消失。

註：“一啖砂糖一啖屎”乃廣東俗語，意謂剛才還好好地客氣，卻不知怎的突然變臉，迅即換了一付醜形惡相，令人難以捉摸相信。

2005年6月26日香港

沒有根的幻影
通過反覆的想像
建構了比真實更真實的真實
腦裡印著從沒發生過的回憶
想像十萬個不同的場景
溫度 次序 後果 和反應
通過高科技
虛構比彩色更絢爛的合照
我好像單方面跟你擁有了
很深刻的過去

反覆細讀昨天的對話紀錄
是誰先說好嗎
然後誰先說再見
努力抓住句子
跟感嘆號的尾巴
和尾巴下的影子
解構不了留白的含意
福柯你到底
說過甚麼
我從來是
那被支配的一個
人造的語境 表情
說話的頻率 時間
換來精密的模糊
是這後現代的溝通範式
你為何又換了名字？

現在你坐在我的對面
一種不知由何而起的脈動
從我的唇邊溢出
你眼底以至顴骨的弧度
像山脈斗峭的輪廓
映進我眼簾
變成感覺的曲線
你和我一同默契地演著若無其事
沒有觸碰卻按捺不住最原始的悸動
像一種精神上的脫光
突然感到 這一切 很柏拉圖

2005年寄自香港

■黎可倫 突然感到這一切很柏拉圖

■張耳

火雞種子

有漏種子
無漏種子
能，作用，資訊
決定心裏動勢的習氣等等。
本有，新熏
頓悟，天上掉餡餅等等。
什麼都可以是種子
那感恩節的火雞
那不乾不淨的我們
也一定是種子？漂在海灣航道上
拾垃圾？前人的垃圾
前面人的垃圾。最近，今天
我已經把時間和空間攪成
一碗玉米糊，去喂暗棚裏大睜眼睛的
火雞，拔毛之後，在死的
胸脯裏扎針，注入生理
鹽水和純菜油。烤熟吃吧，
化學的我們，人工的我們
藥味，添加物。我們
絕大多數不都在醫院出生？

沒有歸田的選擇。
也沒有叢林。正面講法，我們已經
走出來了。走向世界。坐在這樣一個
結局的餐桌旁，為心裏的海鷗
俯瞰窗外的水勢，大睜眼睛
扎猛子抓魚。也許也能抓住藏過
眼睛的核潛艇？不是象徵
是核潛艇不被你看見，
在太平洋深水港，進進出出。
細雨濛濛。有點冷。
桌子怎麼擺，看你怎麼看？
塑膠松樹，小松塔，錫紙
雪花。餐刀脫手掉在地上
會有沒請的客人來？量杯，平鍋
大碗小碗，細碎調料，橄欖油
料酒，長圍裙。一刀，兩刀切肉

■王妍丁

快樂的秘密

是誰如此輕薄
將我的秀髮輕輕弄亂
呵 下關的風
一個喜歡幽默的
智慧老人

他多希望
每一個走近他的人
都能放下心中的
浮塵

人生苦短
為什麼總是死死地
扛著
使活著
成為一個危險的符號

蒼山上都長出了
雪的花朵
我們為什麼不能
輕鬆地開放一次呢
有時也許只要稍稍打開
內心
就獲得了
快樂的秘密

2005年寄自瀋陽

磨胡椒，撒鹽，再用細繩
把片好醃好的小牛肉捲成一卷
捆好。吸管量出你要的全部。
沒底兒：奶油汁，紅燒汁
酸酸檸檬汁。乳酪一把
香氣上升。加不加碎冰？

油紅了，火候到了
下鍋，我們煎熬
在這個世界上
劈劈啪啪

太武山

磐固的山石連綿堆疊
堅定一座島嶼的信仰
弧狀的灰褐色身軀
寫著花崗片麻岩
不容侵犯的意志表徵
一股盤旋腦海的正氣
在山頂搭上鷹架
鑿刻出強勁的毋忘在莒

那朱紅的盟誓
比戰士的血還辛辣
比四處征討的異鄉客
流傳得更遠

沿著戰火的記憶眺望
總有桃金孃與羊角拗
車桑子與野牡丹
順著剛毅的基督成長
吸引男女老少登高
在綠樹輝映的蘸月池
想像石門觀外的雲彩
不分解嚴前後自由來去

鬯

鐵甲夫妻的美名
從潮間帶一路相隨
不離不棄的緊密結合
腹甲畫上虎面來辟邪
修長的劍尾是美麗的藥引
放流永續經營的搖籃

帶著活化石的使命
在潮水中悠然漫遊
進行億萬年不移的戀愛儀式
打造鸞鴛魚的圖騰
不老的盾牌閃閃發光
見證戰地兒女的情操

2005年寄自台北

■李斐

墓園憑弔

也許有一天我在這裡
陪伴你們
臥看這個平靜如湖水的都市
輝煌的燈火代取燐火
身後的洛磯山脈
就算堆積深厚冰雪
再不可怕
因為你們用簡陋工具
也能洞破堅硬岩石
完工重重關卡隧道
面前公路呼嘯而過的車輛
從沒有享受過駕車乘風的快感
冬日裡北風刺進你們底骨肉
早已傷害官能的感覺
還是隨意聽聽晚風
在樹頂尖葉上絮語都會繁華
你們夢裡也達不到的世界
也就是我們的陽間
因為善惡得不到公正裁判
神鬼故事又流行起來
雖說我並不想得到靈異的力量
訴說世事的不義
但細讀大半個墓園碑上簡單銘文
中午陽光炙熱我臉上斑痕
想著地下的陰寒從十九世紀
到廿一世紀至今今天的路途
你們居住地方的草地
土坡雖有高低但見不到凹凸
我又怎能重提人間世事
再惹起你們塵土曾經的不幸

2005年9月14日紐約

後記：2005年8月17日我為了還緣遂願，到加拿大 Alberta 省卡技利 (Calgary) 市探親。今年也是 Alberta 省加入加拿大聯邦一百週年的紀念年；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移民加拿大的淚和血相加，沒有人能計算其重量。

這裡沒有樹
沒有參天大樹

祇有沙蒿和沙打旺
艱難地，在風沙裡匍匐
用星星點點綠意
要你忘掉荒漠咄咄逼進的消息
在無可奈何中，麻木，滿足

但我們渴望的不是草，是樹
是刮不折拔不掉曬不枯
像我們民族的脊梁一樣堅硬
能給我們清涼和綠蔭
支撐起這片蔚藍色天空的樹

多麼廣袤的土地啊
為什麼竟然沒有樹
多少個春夏秋冬無言揚長而去
為什麼竟然沒有樹的種子
破土而出

我們不能沒有樹
遼闊的地平線不能沒有樹
風啊，把對樹的渴望帶走吧
為它找一方
能長出參天大樹的泥土

2005年寄自南京

一個風輕日麗的中午，我攜帶花枝到市內墓園探拜祖父，我來來回回讀著大部份墓碑，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仍找不到祖父的碑石，其中有好多墓碑倒下，正面塌向泥土，我清理雜草將石板扶正，成群螞蟻湧出；但有些沉重的，我請來管理員幫忙，但仍找不到祖父。心念一動：“阿爺，你住在哪裡，請告訴我”突想起十多年前抵此，墓地在樹木旁邊，撥開叢木果然是，我深深下拜。

在華人公墓入口處，有一座卡技利台山會館立石紀念亭，亭內大理石刻有卡技利“光僑紀念碑”大字，內有劉榮發先生撰文（略）。

■卓琦培 在庫勒爾草原

■張敏華

閱 讀

他在閱讀，他似乎意識到
那些神秘的章節，
脫在椅子上的衣衫，就像是
那些被刪去的情節——
他在等待，他在釀造孤獨。

如果他醒來，他會發現
往事並不如煙，
彷彿又回到過去，昨天還留在原地，
“他想看到生活的另一面，
他每天都在學習倒走。”

燈光驟然暗下來，他的呼吸
變得急促，他看見自己的赤裸，
他不知道該為自己的清白
說些什麼，一扇破損的木窗，
讓他看見了夜的缺口。

短暫的暈眩之後，
他終於又聽見自己的心跳。
全世界都斷了電，
但他還在閱讀，而他閱讀的書，
全是一張張白紙——

禽流感疫區的雞

雞出遠門了，喧鬧的雞場，
一下子安靜下來——
雞毛散落在地上，
空氣中殘留著雞的體溫，
那些敞開的木籠，都是宿命。

——忘記死亡的恐懼，
有著怎樣的呼吸和睡眠？

2004年寄自浙江

■ T. S. 艾略特 (1888-1965)

每天下午酒吧裡很多熟人。

巴黎 1923

*Montparasse 地名，位置不詳。

歇斯底里

在她大笑時我已意識到自己牽入了她的笑中，且成為其中的一部份了。直到她的牙齒變成星星且在排隊出操。我忍不住急促地喘息，藉每一口吸氣來緩和一下，最後沉入她喉嚨的黑洞，被那看不見的起伏的肌肉挫傷。一個老年的侍者兩手戰抖而匆忙地鋪開一張紅白方格的檯布在鏽得發綠的鑄鐵桌上。說：“要是先生同小姐想在花園裡用茶，要是先生同小姐想在花園裡用茶……”我決定要是她乳房的搖動能夠停止的話，這個下午的某些碎片還是可以收攏來的，而我小心翼翼地集中我的注意力，直到最終。

1917

■ 海明威 (1899-1961)

Montparasse*

在這一區熟人中從沒有自殺沒有自殺成功的。

有個中國男孩自殺死了。

(他們繼續把他的郵件放在大廈的信架上)

有個挪威男孩自殺死了。

(沒人知道另外那個挪威男孩到那裡去了)

他們發現一個模特兒一個人

死在床上而且死透了。

(這簡直叫門房受不了)

橄欖油、蛋白、芥末、肥皂水及抽胃機救助大家的熟人。

■ W. S. 墨爾文 (1927-)

孤單的孩子

一個孤獨的孩子把所有的玩具在面前擺開來。

“來呀！跟我一起玩吧！”他對每一個近前的人說。

“來看我所有的玩具呵。”

但他們都走開。

於是他便打碎第一個玩具。

其他的孩子們都回來看而且幫忙爭著打。

如果一個孤獨的孩子沒玩具玩，他就自己造。

■ 馬克·司傳德 (1934-)

家的隱私

你想好好地看看自己。你站在鏡子前面，脫去外衣，解掉襯衣鈕扣，打開皮帶，拉下褲鍊。外衣自你的身體落下。你除去鞋襪，打光腳。你脫下內衣，茫然若失地注視鏡中，看吧，你不見了。

1964

譯後：

T. S. Eliot 及 Ernest Hemingway 不需介紹了，W.S. Merwin 為美國名詩人，也翻譯外國詩作。出生於紐約，現居夏威夷。Mark Strand 出生於加拿大，美國桂冠詩人並曾主編 1991 年之《美國最佳詩選》，現執教芝加哥大學。

以上原作皆選自“Great American Prose Poems” David Lehman 編，2003 年出版。

■ 安妮·賽克斯頓

她的同類

我跑出去，像著了魔的巫婆，在黑空氣裡游蕩，夜裡膽更大；夢著邪念，我在普通的房子裡一間一間屋的找，一盞一盞燈的尋：孤獨的人兒，十二個手指*，瘋瘋癲癲。這樣的女人不是女人，不完全是的。我一向是她的同類。

我在樹林裡找到了溫暖的洞穴，裝滿鍋瓢、刀叉、架子、廚櫃、絲綢、數不清的東西；為小爬蟲和小精靈做晚餐：嘮嘮叨叨，重新整理被攪亂的一切。這樣的女人常被誤解。我一向是她的同類。

駕駛者，我乘著你的車，向飛過去的村莊揮舞我赤裸的手臂，倖存者，我學會辨別最後的光明之道，在那裡你的烈焰穿透我的大腿，我的肋骨在你的輪子轉彎處斷裂。這樣的女人不會為死感到羞愧。我一向是她的同類。

*六指手曾被認為是有魔法的標記。

茨維塔耶娃詩選

◎陳殿興

一個軍官
④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Marina Cvetaeva)，俄國20世紀重要詩人之一。1892年10月8日出生於莫斯科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是藝術學教授，曾創辦莫斯科普希金美術館。1908年，茨維塔耶娃中學畢業，1909年夏去巴黎到巴黎大學旁聽古法國文學講座。16歲開始發表詩作。1910年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1912年與謝爾蓋·埃夫隆結婚。1918年1月，丈夫參加白軍，兵敗逃往國外。1922年茨維塔耶娃帶著女兒出國投奔丈夫。1931年，丈夫成為蘇聯間諜。在國外，由於不採取反蘇聯立場，茨維塔耶娃的詩作發表很困難，生活極為貧困。1937年3月，女兒阿里阿德娜回到莫斯科，同年秋，丈夫因被巴黎警方懷疑是殺害原蘇聯間諜的兇手而被迫回到蘇聯。1939年6月，茨維塔耶娃攜帶兒子回到蘇聯。回到蘇聯後不久，丈夫、女兒、女婿先後被捕，她本人也受到懷疑，詩作不能發表，只能靠為出版社翻譯書稿度日。1941年，德軍逼近時，丈夫和女婿被槍斃在奧廖爾監獄，女兒被流放(長達17年，1955年才平反獲釋)。1941年8月18日，茨維塔耶娃帶著16歲的兒子被撤退到烏拉爾偏僻小鎮葉拉布加。由於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靠給當地一個民警洗衣為生。難以忍受的貧窮和屈辱迫使她走上絕路：同年8月31日自縊身亡。

她的詩作是在她死後才逐漸得到蘇聯和西方重視的，而且越來越重視。俄國當代著名詩人葉甫圖申科說她是俄國詩律三大改革家之一(另兩個人是馬雅科夫斯基和帕斯捷爾納克)，說：“如果說阿赫馬托娃是俄國詩皇后的話，那麼，茨維塔耶娃就是俄國詩的女皇。”並稱讚她的詩既雄渾又纖巧，說“她的詩，即使是抒發個人感情的，也不像室內樂，而像氣勢磅礴的交響樂。”

* * *

我的詩啊，寫出的那麼早，
我是詩人，那時我還不知道；
詩句像噴泉的水，
詩句像焰火的花，
它們像一群小鬼
闖進肅穆的殿堂；
我的詩啊，歌唱青春和死亡，
沒有人肯讀！
扔在書店裏，蒙著塵土，

(無人光顧!)；
我的詩啊，像名貴的酒，
需要存放到一定的時候。

頓河①

偷生者必死，捐軀者會復活。
後世子孫憶起往昔歲月：
“您當時身在何方？”問聲似雷鳴。
“頓河！”答聲也如響雷滾過長空。
“做什麼？”“為民族承受苦難。
後來累了，就在那裏安息長眠。”
子孫們編詞典，寫完了“義務”，
也把“頓河”一詞寫進了裏面。

安德列·謝尼埃②

安德列·謝尼埃走上了斷頭臺。
我苟且偷生真是可怕的罪過。
有一些時代對所有人都是血和鐵，
在硝煙裏一個歌手不應只顧唱歌。

攔在家門口，用顫抖的兩手
拽下兒子盔甲者不是好父親。
有一些時代，享受陽光就是罪孽。
我們這時代要做人就該殺身成仁。

* * *

有人是石頭刻的，有人是泥塑的，
我像銀子做的，渾身閃著白色光華，
我的天性是善變，我的名叫瑪麗娜③
我是轉瞬即逝的大海裏的浪花。

有人是泥塑的，有人是血肉做的，
他們需要棺材和墓碑……
我在大海裏受過洗禮，
在飛騰中一次又一次地摔得粉碎！

穿過每顆心，鑽出每張網，
我不受約束，不受管，
看到我的一頭亂髮啦？
你無法把我變成人間的鹽。

在你們的岩石膝蓋上我撞成粉末，
可是每一個海浪來了我都會復活！
萬歲，浪花，快活的浪花，
大海裏的高高的浪花啊！

捷克小樹林，
密樹遮濃蔭。
發生的時間：
一九三八年。

“哪月哪天？”群山齊喊：
“就是德寇侵入捷克那天！”

樹林泛著微紅，
天空顯得灰藍。

二十個士兵
和一個軍官。

軍官高高額頭圓圓臉，
他帶兵守衛著國境線。

樹林是我的，不容爭辯，
灌木是我的，不容爭辯，
這房屋是我的，不容爭辯，
什麼都是我的，不容爭辯。

樹林不給，
房屋不給，
土地不給，
什麼也不給！

林蔭昏暗。
心頭一顫：
是德寇來到，
還是心跳？

我的樹林，別了！
我的青春，別了！
我的國土，別了，
這片國土是我的！
即使全國都
倒在敵人的腳下，
我踏的土地，
一塊石頭也不給他！

皮靴聲囊囊。
“德寇！”一片樹葉說。
鐵甲車轟鳴。
“德寇！”整座樹林說。

“德寇！”山山水水
齊聲回應。
留下士兵，
一個軍官

捷克蘇
德臺地區
樹林裏一
個軍官率
領20個
士兵，單
身一人沖
出樹林，
對德軍開
槍。結局
不得而知。
(摘自
1938年9
月份報
紙)

世紀之交中國詩教論戰的回顧

◎張積文◎

從樹林裏跳出來——敏捷果斷，
對著龐大的敵軍——手槍迎戰。

槍聲啪啪響。
樹林在回應！
樹林在鼓掌！
掌聲如雷動！

子彈射向敵人胸膛，
樹林為他熱烈鼓掌！

槭樹，松樹，
針葉樹，闊葉樹，
整片樹林，
棵棵樹木，

都在傳頌
一個喜訊：
捍衛捷克榮譽
有人勇敢獻身！
這就是說，國家
並沒有不戰而降，
這就是說，畢竟
有人進行過抵抗！

“祖國，萬歲！”
“德寇，完蛋！”
……二十個士兵
和一個軍官。

1938年10月-1939年4月17日

①頓河流域是俄國內戰時期紅白兩軍血戰的地方。其殘酷程度，可在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說《頓河的故事》和《靜靜的頓河》裏略見一斑。

② Chénier, André-Marie de (1762-1794) 法國詩人和政論家，法國大革命初期對革命抱同情態度，但主張君主立憲；革命形勢發展後，就轉到敵對立場，反對雅各賓派，為殺害馬拉的兇手辯護，最後被送上了斷頭臺。

③瑪麗娜是茨維塔耶娃的名字，拉丁文 marina 是“海的”意思。

④根據慕尼黑協定，捷克蘇德臺地區被割給了法西斯德國。1938年9月德軍侵入蘇德臺地區，捷臨時政府下令，邊防軍不戰而退。這裏寫的是當時的一個插曲。

世紀之交，關於中國詩教，即關於中學語文教材的新詩篇目，爆發過一場激烈的論爭。論爭的焦點是，哪些新詩應該進入中學語文教材？原有的篇目是否過於陳舊？詩教育是否存在嚴重弊端？由於觸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觀念和既得名利，發難的一方很快就遭到了反擊，一些反擊文章火藥味很濃，脫離了正常的學術討論的軌道，使人們見識了文革遺風。不過，這場論爭對於接下來的教材改革還是產生了實際的影響，一些被質疑的詩篇不復見於新版的語文課本。這場論爭主要是以《星星詩刊》與《華夏詩報》對陣，捲入論爭的報刊很多，有《雜文報》《文藝報》《中流》《書屋》《文學自由談》《芙蓉》《都市》《詩神》《銀河系詩刊》《新國風詩刊》《名作欣賞》《時代青年》《語文學習》《重慶晚報》《重慶日報》《烏江》《琴與劍小詩》《夏風》等二十餘家，《文學報》《作品與爭鳴》《中國文化報》《詩選刊》《詩刊》《淮風詩刊》《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報刊則轉載了論爭文章或發表了綜述文章。

論爭的始末

從1999年第1期開始，《星星詩刊》開闢了《下世紀學生讀什麼詩？——關於中國詩歌教材的討論》專欄。其“編者按”指出：“嚴重滯後的中國新詩教育，使中國社會失去了與其思想、經濟發展同步的審美機遇。”“當我們翻開幾十年來大同小異的學生語文課本時，竟發現裏面為數不多的幾首詩竟教育了幾代人；這真是中國詩歌的自我封閉！”

第1期發表了兩封來信。詩人、中學教師楊然在題為《呼籲調整教科書中的詩歌教材》的來信中，對於當時中學生對詩的疏遠和誤解的現狀感到憂慮，“就目前我國現行的中學語文課本中的詩歌教材來看，無疑太單一了，太落伍了，與現代詩的蓬勃發展很不相適應。”“調整現行教材中的詩歌教材，勢在必

行，非這樣不可。”初中學生李莉娜在信中說：語文書上的詩歌“讓好多人認為新詩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所以對報紙刊物上的新詩感到奇怪”，她的困惑是：“請問課本上的詩歌是不是像別人說的‘太舊了’，如果是，那麼為什麼還要學習它們呢？”

林文詢在《星星詩刊》第2期發表〈青春缺席〉：“面對這老掉牙的課本，扭曲變形的課本，我們能說什麼呢？我只能說：青春缺席。這缺席是雙重的，青春在課本中缺席，孩子們也在詩教中缺席。”

毛翰在《星星詩刊》第4期上發表〈陳年皇曆看不得——再談語文教科書的新詩篇目〉，認為現行中學語文教材中的詩篇多“僵化陳舊”，“重思想教化，輕藝術質地”，並指名批評賀敬之、柯岩的詩作。他指出《桂林山水歌》在“百花凋零，餓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國的笑容這樣美’”，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數以千萬計的同胞無疾而終的年頭，祖國怎麼還會有笑容？詩人怎麼還有如此的好興緻？”認為那是典型的“假大空腔調和粉飾太平”。關於〈周總理，你在哪裡？〉則疑其藝術成色，指其缺乏創意，與1963年12月號《詩刊》發表的王洪濤的〈莉莉——寫給在抗戰中犧牲的小女兒〉一詩相比，其構思與謀篇“英雄所見略同，‘同’到如此程度”。這一期還刊發了宋冬遊的〈新詩基礎教育令人擔憂〉。

《星星詩刊》第5期有聶作平〈我也說幾句〉：“對我而言，喚起我的詩歌熱情並進而進行詩歌寫作至今的，的確不是教材中的什麼〈天上的街市〉〈桂林山水歌〉以及〈回延安〉或是〈王貴與李香香〉之類。”“不論是〈有的人〉還是〈甘蔗林——青紗帳〉，均以極其膚淺的詩味——如果它們還有的話，和極其可笑的說教色彩使人望而生厭。”

接下來幾期，相繼發表古遠清、石天河、伊甸、張執浩、鄒建軍、葉檣等的

文章，尤以第 10 期發表的陳良運〈“詩歌美育”續議〉和毛翰的推薦篇目引人注目。

陳良運〈“詩歌美育”續議〉說：“我對中小學語文課本所提供的詩歌篇目極為不滿，之所以突出‘美育’，是對將詩作為政治教育而言的。我對〈回延安〉一詩頗為反感，覺得作者是在人為地強化那種‘革命感情’，強化過之，有偽情之嫌。”聲稱 1997 年版的高中語文課本將“早已被很多選本擯棄的豪言壯語‘氣吞山河’、發表於大躍進時代（1958 年）的〈三門峽——梳粧檯〉照選不誤，並在詩前的提示中大加讚揚。編輯的思想迂腐，令人扼腕而歎。”

毛翰的〈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中學語文教材新詩推薦篇目〉，列出了 19 首新詩（此文發表於《語文學習》1999 年第 10 期時，為 20 首），並逐一附上推薦理由。推薦篇目中，原有的只保留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和舒婷的〈致橡樹〉兩首。毛翰強調，教材所選詩篇必須具有經典性，而不是史料性，更不是反面教材。

其間，《星星詩刊》還在第 2 期刊登成都石室中學座談會發言摘要〈中學師生如是說〉，在第 7 期刊登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討論紀要〈心靈之約〉，在第 10 期刊登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杜華、南野等就當下大學生的新詩經驗進行的問卷調查，表達著師生們對新詩教材改革的強烈呼聲。

隨之，維護中學教材現有新詩篇目的反批評文章也紛紛發表出來。

《星星詩刊》第 6 期刊載胡笳的文章〈讀毛翰“陳年皇曆看不得”有感〉，認為不能從時間遠近和“皇曆”的新舊來判定詩篇的思想、藝術價值，認定毛翰對賀敬之和柯岩的批評毫無道理。

《星星詩刊》2000 年第 1 期刊登勞犁的文章〈向〈“詩歌美育”續議〉請教〉，認為陳良運對賀敬之〈回延安〉〈三門峽——梳粧檯〉等詩的批評，“偏執導致了立論和例舉的上氣不接下氣的尷尬”，按照陳文的觀點，“理想的詩教材是決計編不出來了。”

這一期《星星詩刊》還登載了劉章的

〈我說說“心口呀莫要這麼厲害地跳”〉，為賀敬之〈回延安〉辯護，駁斥陳良運。

《星星詩刊》2000 年第 2 期登載雷業洪的文章〈批評慧眼與迷霧遮蔽——評關於詩歌教材討論的一些情狀〉，將那些批評語文教材新詩篇目的文章的觀點歸納為“說教說”、“偽情說”、“略同說”、“過時說”等，並一一進行批駁。雷文認為，在這些問題上，那些論者的“批評慧眼”被其“詩學觀上的片面性與討論態度上的浮躁性”等構成的認識迷霧所遮蔽，使之彷彿變成了眇目。

廣州的《華夏詩報》則一連 7 期發表反批評文章。

1999 年 9 月 15 日的《華夏詩報》刊載了署名諸葛師申的長文〈不廢江河萬古流——評毛翰等有關“中國詩歌教材的討論”文章〉，認為《星星詩刊》上發表的文章“嚴重歪曲和否定”在詩史上早有定論的詩人的詩，批評毛翰“把歷史割裂開來”、“擺出一副虎踞龍盤的架勢”、“亂吹一通固然使人感到厭惡，而蠻橫無理地打倒前者，強拉硬扯地抬舉後者，隨心所欲，卻又令人感到太狂妄了，太霸道了！”批評楊然，“他們已經迫不及待地要推新潮詩出臺，佔領‘新詩教材’”。

苗得雨在《華夏詩報》1999 年 10 月 25 日發表〈也說“陳年皇曆”與“滴水不沾”〉，批駁毛翰。原來，除了〈陳年皇曆看不得〉一文，毛翰此前還曾就《琴與劍小詩》載文批評今人寫詩“滴水不沾”即所謂脫離時代政治，發表過〈滴水不沾又何妨〉一文，說過去我們見過太多的“寫中心唱中心”的應景的速朽的東西，這種東西不寫也罷。同期《華夏詩報》還刊載葉知秋的〈全盤否定，辦不到！〉。

《華夏詩報》2000 年 1 月 1 日刊載金紹任的長文〈“輕薄為文”的典型〉，為〈周總理，你在哪裡？〉和〈桂林山水歌〉辯護，認為毛翰的批評是“胡攪蠻纏”，是“輕薄為文”。

2000 年 2 月 25 日《華夏詩報》刊登了柯岩〈致《星星》主編的公開信〉，針對該刊發表“詆毀和漫罵”的文章，

尤其是毛翰“明（暗）示讀者：〈周總理，你在哪裡〉為‘抄襲’之作”，表示自己保留通過法律起訴《星星詩刊》及其法人來保護自己人格、名譽的權力。

2000 年 4 月 25 日《華夏詩報》發表賈漫〈否定老一輩詩人就是否定了一個時代〉，穆仁〈核心是否否定新詩六十年的成就〉。

2000 年 6 月 25 日《華夏詩報》繼續這一話題，刊載艾芝的〈一堆泡沫的破滅〉、丁國成〈詩論“三失”〉、陸榮〈我對這場爭論的看法〉和冉莊〈一股不可忽視的文學思潮〉。

2000 年 8 月 25 日《華夏詩報》刊載署名何之的文章〈對“何其相似”冤案的群眾判決——群眾把《星星》詩刊和毛翰們推上了被告席〉，用醒目的黑體字提請人們注意“當前有一股借‘中學教材改革’之名貶低和否定五四以來光輝文學成就、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的黑流”。

此外，1999 年 8 月 1 日，成都的《琴與劍小詩》第 11 號刊載熊光明的文章〈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說“排斥、否定五四以來的某些老革命詩人的作品，弦外之音很清楚，是要取而代之。他們鼓吹現行教材趕時髦，把九十年代先鋒派的破爛貨塞給孩子們。”

《琴與劍小詩》第 12 號、第 13 號連載沙無蘚的文章〈危言與狂言：世紀之交的浮囂〉，稱“一旦詩歌史上的豐碑被推倒，那才恰恰是‘誤人子弟’、‘摧毀一代人’！”

《中流》1999 年第 11 期發表熊光明〈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假惡醜？〉，轉載諸葛師申〈不廢江河萬古流〉。

湖南《芙蓉》文學雙月刊 2000 年第 1 期發表金紹任的文章〈《星星》的蚍蜉與毛翰的第九種自殺〉，繼續為賀敬之、柯岩等人辯護，並從毛翰的組詩〈自殺的八種方式〉生發開來，認為“寫詩玩賞自殺方式，是毛翰自己詩人價值的自殺；輕薄為文，狂妄而胡亂，是他對自己學人價值的自殺。”

重慶《銀河系詩刊》繼 1999 年 10 月第 29-30 期轉載諸葛師申的〈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後，2000 年 9 月第 31-32 期又在“銀河論壇”欄目裏集中轉載或發

表了柯岩的公開信和陸榮、冉莊、金紹任、穆仁、賈漫、郭久麟、敖忠、周邦甯、蔣維、苛麥、艾芝的同一觀點的文章。

寧夏的《夏風》2000年10月1日刊登嚴昭柱的文章〈詩國憑何振雄風〉，認為《星星詩刊》組織的“下世紀學生讀什麼詩”的討論，使“選進中學語文教材的優秀的新詩作品，逐一遭到了貶損甚至糟蹋”。

《重慶晚報》1999年12月12日刊載余之思的文章〈論詩壇怪相〉，認為《星星》展開的討論“更具體地把他們‘數典忘祖’的狂妄野心暴露無遺”，這種“司馬昭之心”就是“取而代之”。

2000年，《新國風詩刊》連續幾期在其“詩壇巡禮”專欄，重刊一些對於〈桂林山水歌〉等的鑒賞文字，轉載金紹任、諸葛師申、熊光明和苗得雨的文章，還首發了劉章的〈不廢江河萬古流——關於“中國詩歌教材討論”的議論〉。劉章認為《星星》發表的毛翰等人的文章“不是以歷史的、科學的態度看問題，而是肆意否定名人篇篇”，而這些詩“有革命內容、政治內容，才被一些人‘晒未已’的”。還說毛翰的〈中學語文教材新詩推薦篇目〉“更讓人感到遺憾”，“從推薦篇目上看，也有搞小圈子、否定名家、抬高自己哥們之嫌”。

2000年12月，劉貽清主編的《改革還是改向》一書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集了幾乎清一色的衛道士文章40餘篇，前十來篇集中批判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等關於中學語文改革的呼籲，其他各篇集中批判《星星》和毛翰等關於中學語文新詩篇目改革的呼籲。在〈後記〉中，該書編者說：“這是一本批評借‘改革’之名行‘改向’之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文論集。”“觀20世紀最後三年，意識形態領域的這一股錯誤思潮，其來勢之兇猛、氣焰之囂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顛峰！顯然，其終極目的是要改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使乾坤顛倒，熒妍易位，與我們爭奪青少年一代。

”其“帽子”之大、“上綱”之高，很是嚇人。

挑戰一方的回敬行動則主要有三：2000年6月號《星星詩刊》發表燎原的長文〈太陽說，來，朝前走——話說《星星》詩刊關於詩歌教材的討論〉，對這場討論作了一個相當全面的總結。文章最後說：“是的，‘不廢江河萬古流’，時代除舊佈新的變革之江河自然將一如既往地萬古長流。只是我的確不喜歡老杜甫這個被人污染了的詩句。因為這個在文革時代使用率極高，以‘爾曹身與名俱裂’的首碼自喻為‘不廢之江河’的真理擁躉者的口吻，太易於讓人產生對那個時代‘滅你沒商量’的霸權話語的聯想。”

2000年6月號《時代青年》以〈詩人楊牧有話要說〉為題，發表楊牧答該刊記者問。此文還以〈歷史點頭才算數〉為題，發表於《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4期。在這篇文章中，《星星詩刊》主編楊牧表示，對方“把自己貼在一個不容置疑的強大標杆上，‘攻擊’‘我’即‘攻擊’‘社會主義文藝’。這種自我定位也實在太霸道，太可笑了。”

2001年第1期《書屋》上發表了毛翰的長文〈關於陳年皇曆，答陳年諸公〉，分別就胡笳、諸葛師申、沙無蘇、金紹任、柯岩等對方主要人物的指控進行了雄辯的回答。這篇文章發表，並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名作欣賞》和《淮風詩刊》等轉載後，對方就再也不大有人出來與之爭鋒了（僅見《名作欣賞》2002年第6期刊出楊文彬的一篇有氣無力的文章〈“陳年皇曆”也可看〉），這場歷時三年多的論爭畫上了句號。作為“答陳年諸公”一文的補充，毛翰還在《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6期，發表〈陳年諸公的話語方式賞析〉，對雷業洪、苗得雨、金紹任、穆仁、柯岩、諸葛師申等人的文章中的那種“扣帽子、抓辮子、打棍子”式的文革遺風進行了辛辣的嘲諷。

論爭的焦點

在這場論爭中，明顯分為“挑戰者”與“衛道士”兩個陣營。雙方論爭的焦

點大致可歸納如下：

第一，中學語文教材新詩篇目是否存在嚴重問題，是否需要重新編選？

挑戰者認為問題嚴重，中學語文教材新詩選目陳舊僵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特定時期政治運動的畸形產物，具有“假大空”和“粉飾太平”的特徵，有著明顯的時代局限，與教材編寫者所欲貫徹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很不相宜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

女島在〈詩歌教育與新詩危機〉（《星星詩刊》1999年第11期）一文中說：“這就是我們的教科書，口號似的短句，耶穌化的語氣，四書五經般的面孔，一顆又一顆的童心永遠被照本宣科的聲音覆蓋著，被酸溜溜的大話假話空話腐蝕著。”

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則如葉櫓在〈首先要解決“身首分離”的問題〉一文中指出的：“人的身體已進入八九十年代，而頭腦卻留在五十年代甚至更早。在一些人的嘴裏，當代詩是一無可取。何以故？因為他們違背了五十年代以來的‘傳統’。”另一原因則可能是“以權謀私，以次充優，討好作者，強行攤派”（毛翰〈請君莫奏前朝曲……〉）。

衛道士則針鋒相對地指出：

“中學語文教科書中那幾首橫遭圍攻的新詩是真正的好詩，真正的新詩，不是次品而是精品，不是枯枝敗葉而是青松翠柏。在黑暗的歲月，在艱苦的年代，它們是黎明的曙光，是戰鬥的號角；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們是英雄的讚歌，是新時代的畫卷。詩人們為人民歌唱，為社會主義歌唱。這些優秀作品的思想精華，適合現階段中國國情，正是新時代人民需要的精神武器。”（熊光明〈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假醜惡？〉）

“那些課本中的詩歌篇目，都是嚴了又嚴選出來的，是貼近時代，來自沸騰的現實生活和在藝術上有著高品質，已得到了幾代人承認的佳作，是不愧為教材之‘材’的。”（苗得雨〈也說“陳年皇曆”與“滴水不沾”〉）

而入選教材的那些詩篇是不容懷疑的。“他們以‘霸主’自居，粉墨登場，挖空心思，借題發揮，排斥‘異己’，

否定一切！”“無非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妄圖以此打倒老的，為新的什麼‘先鋒’開路。”（葉知秋〈全盤否定，辦不到！〉）

第二，關於入選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係。

毛翰〈重編中學語文的新詩篇刻不容緩〉指出：“我們是否還在一定程度上受著左的思想禁錮，過於強調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係是老生常談，用不著多費口舌，我只想說，在語文課堂上講到新詩，如果教師講得味同嚼蠟，學生聽得哈欠連天，你的思想性，你的教化功能，如何去發揮作用？”毛翰〈陳年皇曆看不得〉指出：“教科書對於文學作品的遴選，實際上一直有一種傾向，就是重思想教化，輕藝術質地。然而，思想性也包括幾十年無大改觀的假大空腔調和粉飾太平嗎？”

林文詢〈青春缺席〉一文指出：新詩教育“對傳統‘文以載道’的固執，狹隘的理解和扭曲，不管或無視詩文的美質，而只側重所謂政治思想含量及直接教化作用。”

陳良運〈“詩歌美育”續議〉認為，“詩歌美育是一種藝術教育，主要是提高對於詩美的感受和認識”，引導學生“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發揮想像與聯想的能力，並進一步培養探微所隱的能力”。他對於詩歌選目不滿就是因為“長期以來都堅持‘政治標準第一’的方針，尤其是對入選的現當代作品”，“於是政治思想主題明朗而藝術較次甚至很差的作品”進入了教材。

衛道士們則堅決捍衛詩的政治思想教化功能，對上述觀點進行了批駁。

1999年9月15日《華夏詩報》刊載了諸葛師申的文章〈不廢江河萬古流〉，“好像重思想教化也是一種錯誤，一種罪過？教書育人能不重視思想教化嗎？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教科書不重視思想教化的，問題是用什麼思想去教化人，彼此有所不同而已。我們的教育要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思想去教化下一代，這是黨的一貫方針，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堅持‘重思想教化’，這是前提。”

余之思〈論詩壇怪相〉認為，“重思想教化是天經地義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且他認為那些論者提出的詩教育的“審美”說是有問題的：“審美本來不錯”，“可他們錯在以審美為詩歌的唯一標準，和打著審美的幌子反對詩歌的思想性教育性。”

第三，關於〈桂林山水歌〉和〈周總理，你在哪裡？〉的論爭。

論爭起因於毛翰發表在《星星詩刊》1999年第4期的〈陳年皇曆看不得〉一文。毛翰在文中尖銳地指出：賀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在“百花凋零，餓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國的笑容這樣美’”，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數以千萬計的同胞無疾而終的年頭，祖國怎麼還會有笑容？詩人怎麼還有如此的好興緻？”“還有〈周總理，你在哪裡？〉，此詩也算是以思想性取勝了，可是其藝術成色究竟如何？其藝術構思到底有幾分創意？”同1963年12月號《詩刊》發表的王洪濤的〈莉莉——寫給在抗戰中犧牲的小女兒〉一詩進行比較後，毛翰聲稱：“說抄襲是刻薄了，有失厚道，但英雄所見略同，‘同’到如此程度，作者和教科書的編者總該有個說法吧。”此文一出，詩壇嘩然，批駁之聲迭起。

諸葛師申說：〈桂林山水歌〉，“我看這首詩的‘藝術質地’就很高，也早有定評。”〈周總理，您在哪裡？〉則“很新鮮，一點也不‘陳舊’，很真摯、很活潑，深情感人，富有生命力，一點也不‘僵化’。”貶低它的藝術成色，說它沒有幾分“創意”的說法“沒有根據”，“毛先生挑不出它的刺來，卻挖空心思，用了‘有失厚道’的非常刻薄的卑劣手段，誣這首詩是‘抄襲’之作。”

金紹任在其〈“輕薄為文”的典型〉一文中說，“毛（翰）第一離奇之處是要將名作〈周總理，你在哪裡？〉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條罪證，一件贓物。”他認為，“盡人皆知，在民間生活中和在很多詩文裏，悼念逝世往住會喊出‘你在哪裡’，數說在這裏在那裏可以見到逝者的遺跡。柯岩正是從生活出發，寫

了祖國的高山、大海、森林、大地都在懷念周總理，創造了高於普通生活的壯闊意境，以宏觀式時空的聯結和交響來塑造一代偉人的形象。”“柯岩的〈周總理，你在哪裡〉和王某悼念女兒的詩，無論從內容，藝術構思或整個藝術創造，以及它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引起的強烈反響和教育作用都有天淵之別。”關於〈桂林山水歌〉，金紹任認為，毛翰對的批評“遠遠超出了對一首詩的評價。他提出了一套文藝創作的一種根本觀點和標準，當人民處於苦難中，祖國是沒有笑容的，所以‘真正的詩人’也沒有笑容，不能寫山繪水，只能歎哀言愁。這麼說，該被槍斃的又何止一篇〈桂林山水歌〉！”

1999年11月11日，柯岩在〈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並中國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的信〉中說：“《星星詩刊》刊登許多文章用‘文革’大字報批判式的語言，對我國從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直至區區如我者，批了一大批詩和詩人。”“為了進一步地製造混亂、蠱惑人心，居然還無中生有的明示（《華夏詩報》發表為“明示”，〈改革還是改向〉一書收入時改為“暗示”）讀者：〈周總理，你在哪裡〉為‘抄襲’之作……”

其後，1999年12月6日，《星星詩刊》編輯部在〈致中國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的覆信〉中稱：“我們認為，柯岩同志有重大影響的〈周總理，你在哪裡〉並非抄襲之作。毛翰文中‘暗示“抄襲”’的語詞的出現，是我們審稿失控所致。我們對此已有反思，並感到內疚，特向柯岩同志道歉。”“我們仍以學術討論的方式來辨明是非，消除其負面影響。”

在2000年2月25日《華夏詩報》刊登了柯岩〈致《星星》詩刊主編楊牧的公開信〉，說“我至今沒有讀過你們所說我‘抄襲’的王詩”，“你們的所作所為確實觸犯了法律，關鍵在於我是否告訴——起訴”，“律師們還提醒我，必須同時聲明：‘我此刻不起訴，不等於我以後也不起訴，因為一切都是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也就是說：關鍵還要看你們下一步怎麼走。’這封

信的語氣耐人尋味，有人說體現了柯岩的“胸懷博大”，有人說她“色厲內荏”，對於勝訴並沒有把握。

《星星詩刊》2000年第3期發表署名藍青的文章〈霜葉紅於二月花——重讀柯岩〈周總理，你在哪裡？〉〉，將其與王洪濤的詩進行對比，得出結論：“〈周總理，你在哪裡？〉是一個獨立自足的詩歌文本！”

2001年1月，毛翰的文章〈陳年皇曆，答陳年諸公〉在《書屋》雜誌上發表。針對諸葛師申為〈桂林山水歌〉是否粉飾太平的辯護，毛翰舉出賀敬之1959年所作的另一首〈十年頌歌〉的段落作為旁證：“請問呵，／——千里災區何處有？／紅旗下——／一片歌聲笑聲中！……／共和國呵，／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壯麗的／面容！”“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在我們／大躍進的／萬馬叢中：／有那麼幾個／‘心病’患者……”“什麼‘得不償失’呀／什麼‘太快、太猛’”“‘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傾……”繼而感慨，“可歎彭德懷元帥為民請命，無力回天，失事之後，還要受這種‘真正的詩人’的嘲罵。”針對沙無蘇為〈桂林山水歌〉的辯護：“謗者意猶未足，便力圖從創作該詩的時代背景上打開缺口，指責此詩寫於1959年7月，整理於1961年8月，這一時期正遭天災人禍，詩人還歌唱‘祖國的笑容這樣美’豈非有意粉飾？豈非毫無心肝？……究其實，有許多事情是事後才明朗化的。那個時候能夠洞悉災難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禍？”毛翰回敬道：“未能洞悉人禍，便來粉飾太平，這粉飾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禍，便來謳歌人禍，事後就可以毫無歉疚和懺悔，就可以永遠盤踞教科書了？彭德懷元帥沒有詩人桂冠，他在1959年卻‘能夠洞悉災難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禍’，有一首與‘祖國的笑容這樣美’迥異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我為人民鼓與呼！’就與彭德懷的名字聯繫在一起。面對這位心有良知、面無佞色的血性漢子，你的辯護還能氣壯如牛嗎？”在“答金紹任先

生”一節中，毛翰將原載《詩刊》1963年12期的王洪濤的〈莉莉——寫給在抗戰中犧牲的小女兒〉和柯岩的〈周總理，你在哪裡？〉兩詩都全文錄入，讓讀者鑒別。他寫道：“王、柯二詩構思雷同，並非我一個人的看法。1999年11月，我參與主編的《新中國50年詩選》研討會在北京中國作協大樓召開，與會的詩評家楊匡漢先生對詩選的批評意見之一，就是‘為什麼要選〈周總理，你在哪裡〉，這詩是模仿王洪濤的嘛！’眾人哄笑，笑他大概很久不看《星星》了，全不知外間正為此事吵得熱鬧。我只解釋說，此書的編選原則有別於課本，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毛翰還指出：柯岩這首詩用“革命征途千萬里，他步步緊跟毛主席”來概括周總理的一生，可是，毛澤東五十年代以後犯過許多嚴重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一口咬定周總理“步步緊跟”，究竟算是對周總理的讚美和歌頌呢？還是對周總理的諷刺和污蔑呢？最後，在“答柯岩先生”一節中，就柯岩〈致《星星》詩刊主編楊牧的公開信〉，毛翰感慨道：“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覺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天它們在人民群眾感情中的份量麼？’她說的這‘人民群眾’是誰？難道那麼多公開表示不喜歡，公開表示厭惡，甚至‘以極其不負責任和極端輕蔑態度侮辱、中傷’的人們，包括廣大中學師生，都不是‘人民群眾’嗎？”“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夠放下前輩盟主的架子”，“不再計較個人得失，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而欣慰”。

關於這場討論的反思

這場討論是在詩寂靜了很久以後進行的，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一時間，詩人、學者、教師和學生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討論中提出的許多意見，如果按照正常的學術討論的邏輯展開的話，有可能使困擾詩界與教育界的一些問題得以解決。然而，由於觸犯了一些人的既定

觀念和既得名利，改革呼聲受到了圍剿

，發起這場討論的《星星詩刊》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不得不做出違心的妥協和退讓。有的報刊懼於權勢，很不情願地做出有損自己形象的表態，例如1999年

12月23日《文藝報》和2000年3月號《詩刊》分別轉載諸葛師申〈不廢江河萬古流〉的一面之詞。《詩選刊》1999

年第5期在其“詩壇焦點”一欄將王洪濤與柯岩的詩同時刊出，即被指控為

“貌似公平，卻別有用心”（何之〈對何其相似〉冤案的群眾判決〉）。

然而，中學語文教材的新詩篇目的問題畢竟是有目共睹的，無庸置疑的，所有的辯護都是蒼白無力的。這場討論結束後（或者說，中斷後），中學語文教材已經重新編寫，舊版本中被質疑的詩篇大多已經被撤換，賀敬之〈桂林山水歌〉、柯岩〈周總理，你在哪裡？〉等均未能入選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教材

。今天，我們可以對雙方的意見作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了。挑戰者一方的論點不免有不甚準確或偏激之處，但不得不承認他們的改革建議是具有建設性的

，批評意見多是切中要害的。而衛道士們的辯護缺乏學理性，顯得顛覆而蠻橫

。如果問，這場討論中最值得反思的是什麼，我認為是衛道士們的話語方式。

其一，將正常的學術討論引入非學術討論的軌道，給對方的觀點上綱上線，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籲請權力部門干預。譬如，諸葛師申〈不廢江河萬古流〉說毛翰等人的文章“是否定在左翼文藝、延安文藝、新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詩歌”，宣稱“社會主義文藝如日月經天不是你幾板斧就砍得了

的”。陸榮〈我對這場論爭的看法〉稱，“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在這社會變革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各種利益的代表人物，都要在各社會領域包括各文化領域裏發出有利於自己的聲音，其中有一種聲音就是要否定五十年來，特別是前三十年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一切成就，其目的怕是不言而喻的吧，那恐怕就是‘取而代之’的了。”對詩教材有異議，提出改革意見，就是“否定黨領導的新中國的一切成就”，就是“大放厥詞，任意褻瀆國家的尊嚴”（沙無蘇〈危言與狂言：世紀之交的浮囂〉），這也太離譜了。

劉貽清則有〈一個“退役老兵”的不吐不快之言〉：“近兩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魔爪已伸向中學教育的語文教科書了！”“我希望各級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對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理邪說要認真對待，嚴肅清理。因此種思想文化和教育戰線上的歪理邪說危害性極大，它影響下一代的健康成長，關係著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切不可小視而漠然處之。”明白無誤地籲請權力部門出手干預。有趣的是，就是這位劉貽清，《改革還是改向》一書的主編，他在這封散發很廣的給領導人和權力部門的檢舉信的開頭，自報家門：“我原在上海市第六女中任教，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後，主動報名支援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教育事業，挈婦將雛，紮根塞上。錯劃對我來說，確是壞事變成好事……”原來是一個右派分子，刺配塞外幾十年後，居然還自作多情，自稱什麼“退役老兵”。無獨有偶，再三發表火藥味極濃的衛道文章的“穆仁先生1957年還被錯劃過右派，戴帽改造二十二年，那可真叫‘錯劃’呀！不過，久病成良醫，久囚成獄卒，他把當年給他劃右派的那些人的那一套把戲全都學會了，如今正要如法炮製，也給我輩錯劃一回呢！”（毛翰〈陳年諸公的話語方式賞析〉）

“這事情不免使人歎氣：中國文人盼了多少年的‘百家爭鳴’，為什麼一旦有了爭鳴的機會，卻不能平心靜氣地進行文學見解上的平等對話與交流，卻總是想把文學問題搞成政治問題或法律問

題，去聽候政治家與法官的裁決呢？”（石天河〈從讀詩談到打官司掉價〉）其二，攻其一點不計其餘，或斷章取義，隨意歪曲對方觀點。例如《華夏詩報》上賈漫的文章〈否定老一輩詩人就是否定了一個時代〉，標題就夠武斷的了，（依其邏輯，否定〈桂林山水歌〉和〈三門峽——梳粧檣〉的作者，就是否定浮誇風盛行的大躍進時代，又何罪之有？）文中說，“毛翰等人，竟對當代優秀詩人的優秀詩歌，如此大言不慚，妄加撻伐，稱之為‘老皇曆’，無非是為了妄圖打掉‘老的’，換上他們自己的所謂‘新的’。”穆仁〈核心是否定新詩六十年的成就〉認定，“毛翰的〈陳年皇曆看不得〉表面上是針對中學詩歌教材，其核心則在否定建國前30年甚至否定過去60年新詩的光輝成就，否定新詩的革命傳統……”這是典型的曲解。毛翰的〈陳年皇曆看不得〉分明是說：“本世紀中國新詩有一首一尾兩個高潮，近20年的輝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頭的作品相形見拙，某些流派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改革開放前流行的那種頌歌和戰歌，大多有著明顯的時代局限……”這裏所謂“陳年皇曆”，顯然是一個特指，特指“改革開放前流行的”賀敬之《放歌集》之類的“那種頌歌和戰歌”，而所謂“本世紀中國新詩有一首一尾兩個高潮”，那“一首”當然包括著郭沫若、馮至、徐志摩、何其芳、艾青等等，豈是簡單地以時間劃線？

關於“思想教化”與“藝術質地”問題，衛道士們反駁的理由，不外乎認為對方反對思想教化，可是當我檢閱對方的文章時，卻沒有看到任何否定思想教化的字樣，只是強調“側重點”而已。無視這一點，主觀地展開自己的推理：“好像重思想教化也是一種錯誤，一種罪過？教書育人能不重視思想教化嗎？……”無異于堂吉珂德式的與風車作戰，不免顯得滑稽可笑。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諸葛師申〈不廢江河萬古流〉一文說：“80年代學生對朦朧詩還掀起過一陣熱潮，現在早已煙消雲散了”，原因是“那種朦朧

、虛無縹緲、脫離現實的詩學生們已經不愛讀”，而且那種詩歌“從內容上來說，脫離現實，脫離現代人的思想感情”，“矯揉造作，虛情假意”，“語言晦澀，不合文法”，“太自由化”……這位諸葛先生真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居然以為北島、舒婷為代表的“朦朧詩”早已煙消雲散了，如此偏狹無知，何足論哉。

其三，自以為是，缺乏必要的自我批評與自我反省的精神。作為被批評的詩人之一，柯岩在這場論爭中為最活躍，又是〈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並中國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的信〉（見劉貽清主編《改革還是改向》，大眾文藝出版社20

01年4月版），又是〈致《星星》詩刊主編楊牧的公開信〉。其信中沒有一句提及批評意見中可能存在的中肯之處，反省自己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缺點或局限

，以及對讀者對青少年學生的歉疚和不安，卻只是一味地自以為是，在公開信中這樣教訓《星星詩刊》主編：“直至區區如我者，點了一大批詩人的名”，“你想過他們的這些詩曾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麼？知道這些詩人和他們的詩教育了幾代人健康成長麼？能想到直到今日他們在人民群眾感情中的分量麼？”

被批評者如此，被批評者的辯護士亦復如此。例如《華夏詩報》2000年8月25日刊載胡世宗〈新詩光芒誰能泯滅？〉一文，對陳良運所謂“政治思想主題明朗而藝術較次或很差的作品，乘機進入了語文課本”表示反對，認為陳良運的觀點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他說

：“誰都知道，任何經過歷史和群眾檢驗過的名篇，它不只既有凝重的思想深度，又有很高的藝術水準”，“上述他所否定的詩作，就曾經在歷史上長期‘

在青空裡騰飛

讀蔡克霖的〈大雁塔〉

◎向明

至少在那次金陵詩會(2003年)之前，我是從未聽過蔡克霖這個名字的。

不知道他，當然是我這海角一隅的人孤漏寡聞，不過他似乎非常熟悉我，記得那天到南京一進旅館的大廳，一個個頭不高，卻顯得非常精明幹練的人，像多年未見的老友樣上來迎接我，而且叫我的名字，然後惟恐稍有閃失地，把我這老頭送上了十三樓的住房。這時我才知道他是洛夫兄的景仰者，從洛夫那裡得知了我這號人物。我是非常感激他的，使我到了異地有如回家一樣的感覺。

從那以後，克霖成了我的詩壇莫逆之交。我們都是網友，伊媚兒傳的不是情，而是他的詩。所以他出的這本〈世紀詩選〉裡面的詩幾乎我都看過，而且有些我還表示過意見。其中有一首詩〈向明贈鞋〉，贈鞋這件事，還是他乘我攜子到老家掃墓，他聞悉特意從南京到長沙來與我會面時發生的，想來一切都是緣，有緣才有詩的出現，才有感人的故事流傳。

克霖這本袖珍詩集共收集他五十二首詩。除了四首係上一世紀的作品外，其餘全係自2000年至2005年最新的作品。而以2003年作品最多達二十一首，2004年則有作品十七首。從這個統計看，可知克霖對詩的狂熱投入，是從那次詩會眾多各地詩人參與競技而刺激，而欲一較高下所生產出來的。他的意興風發到近乎狂妄，是在那晚惜別宴後，眾詩人聚在一起乘酒興大發謬論時，他說他的詩絕對要比某某人高明多少倍。能這樣指明道姓的向人挑戰，不但需要道德勇氣，更須有把握的自知，克霖的衝動，使我吃驚但也想起那句“一事能狂便少年”的詩。

當然，克霖能這樣大膽的狂放也是有他的實力的。所謂的詩，其實並不全然來自學問，資書以為詩是詩的窮途末路。詩的獵獲靠寫詩人敏銳的感知，靠寫詩人特具的慧眼，更靠平日生活歷練所儲藏累積的經驗，只有具備這些看似尋常卻又不顯的力道，才能“但肯尋詩便有詩”，縱使“

夕陽芳草無情物”，由於解用，也能寫出絕妙的好詩來。克霖師承大詩人洛夫，從洛夫那裡學得了“解用”詩材的本領，所以克霖的詩有時會有些微的“洛”味。看克霖這五十二首詩會發現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平日四處旅行，觀看山水文物以及歷史遺蹟所觸發的靈感。這些詩材都有所本，本身即具豐富的內涵，俗氣的詩人可能祇會照本宣科描繪一番，了無新意，寫了等於白寫。祇有那具備靈視的詩人才能既看到常人所未能看到的，復能“見”到常人所未能發現的，這樣的詩才能讓人耳目一新，心頭一驚。

克霖從洛夫處識得一些所謂的超現實手法（其實也就是超習慣，不人云亦云），所以他寫的題材雖大多被人寫過多少遍，卻能別出心裁寫出自己的風格來。即以被人寫過多次，名詩輩出的“大雁塔”為例，克霖的〈大雁塔〉既不同於韓東所謂的以“解構”手法所寫的〈有關大雁塔〉，也不是楊春安在〈大雁塔〉長詩中，為從未見過的大雁塔而寫的大雁塔。更非蔣品超認為韓東的〈有關大雁塔〉乃九十年代初的高峰詩作，甚至比北島的〈回答〉更多一層光環。也無古詩中杜甫把“大雁塔”寫成“高潔跨蒼穹，烈風無時休”；岑參說“大雁塔”“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險途盤虛空。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那樣直面描述的崇高偉大。韓東的〈有關大雁塔〉與其說是用解構主義的姿態對大雁塔的表述，我卻認為不如說韓東沒有把那座玄奘和尚仿印度雁塔所起的七級浮屠予以崇高化、圖騰化、神聖化、理念化，而祇是把它當作一個普通可以衡量自己高度的標的物，是一物化了的幻景，與雁的這個形象毫無關聯，也就是韓東所主張的“詩到語言為止”最直截了當的舉證。有人認為韓東的這首詩已經成為後來者要寫大雁塔的一個路障，如何超越是一大考驗，我卻不認為有如此嚴重到萬夫莫敵之勢，一首詩的截入角度有無數種方式，祇要不因襲前人的走向都可自由舉步。因此蔡克霖所寫的〈大雁塔〉就可看作走進大雁塔的另一種方法。

如果深入一讀蔡克霖的〈大雁塔〉，一起始便會發現這兩人對這個塔是意見相左的，韓東開門見山就說：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

一種純粹茫然不解的態度來置疑這個龐然大物，它矗立在這裡的存在價值，而為下面詩的發展留下了伏筆。也可以說這兩句置疑的詩，正是這首詩的主題所在，稍懂詩道經營走向的人，便可預知以後的局面一定是對立的、矛盾的、各有不同的結局。韓東是一種站在高處俯覽的目光看世界，看盡人間的虛幻，世事的虛無，而興的感喟。而蔡克霖起句就和韓東唱法不同：

再不懷疑什麼

前面就是大雁塔了

有幾隻大雁盤旋

是我親眼目睹的

好個蔡克霖。他不但不懷疑自己知道些什麼，而且指證歷歷的自己已攀上塔頂，如果展翅欲飛，他也沒有什麼當英雄的企圖。在這裡他是引用北島在〈宣告〉一詩中的名句“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來對應韓東的英雄殘夢的觀照，然而蔡克霖也並非沒有夢，他的夢祇是平凡得想靜下心來，聽佛說話，因為他在多少回夢裡，都夢見佛才是智慧的長者，供眾生仰望和解渴。在最後他歸結說：“而我總愛比劃雁的方式／飛回長安”，這一前一後的“聽佛說話”和“飛回長安”十足點題出“大雁塔”的歷史宿命，和暗示那位一心向佛，跋涉萬里，取經回長安的玄奘和尚，此時的蔡克霖已由人間欲皈依佛境，欲從人世走向出世，雖然也祇是短暫的一夢。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們絕不能肯定的說誰是不是英雄；同樣的，在詩的浩瀚追求裡，誰是巨浪，誰是漣漪，也還未定。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誰有創意，便誰能突出，韓東的純客觀，和不帶任何意識觀點的寫法是空前的，有他的地位；蔡克霖的無意的主觀插入，而使詩回歸到人的位置，也不能抹煞它的價值。蔡克霖尚是一隻在青空裡騰飛的雁，不可能棲止在一座不能動的古塔上，讀蔡克霖其他各詩也作如是觀。

附韓東的〈有關大雁塔〉和蔡克霖的〈大雁塔〉：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知道些什麼
有很多人從遠方趕來
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還來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們
統統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後下來
走進這條大街
轉眼不見了
也有有種的往下跳
在台階上開一朵紅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當代英雄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能知道什麼
我們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風景
然後再下來

大雁塔 蔡克霖

再不懷疑什麼
前面就是大雁塔了
有幾隻大雁盤旋
是我親眼目睹的
鐘樓和鼓樓
尚未奏起音樂
我已攀上了塔頂
如果展翅
也青空裡騰飛
該是件幸福的事了
我壓根兒不想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
充當什麼英雄
只想揮去世間浮塵
心，平靜下來
聽佛說話
多少回夢裡
都夢見你是智慧的長者
思維不枯，供眾生
仰望和解渴
而我總愛比劃雁的姿式
飛回長安

燕卜蓀(Sir William Empson)，
1906年9月出生於英格蘭約克郡霍登鎮(Howden in Yorkshire)，1984年4月15日在倫敦去世。他是英國20世紀最重要的前導詩人和評論家，以其對現代文學評論的巨大影響和充滿理性的深奧詩作而知名。

燕氏於1920年獲得一筆獎學金進入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學習，五年後又得到另一筆獎學金於英國劍橋(Cambridge)的馬格達萊學院習數學。在那裡的最後一年，學院特別許可他隨英國的大批評家理查茲(I. A. Richards, 1893-1974。理氏是一位親華人仕，曾在北京大學任教，著有《心靈的多層意義》一書)研究英國文學，並獲得兩個學位。

燕氏是個漫不經心，粗心大意的怪僻人物。他在快要拿到研究員薪金之前一天，被學校職工揭發他在宿舍內藏有避孕套而喪失了留校資格，也使他臭名遠播。但是他馬上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晦澀的七種類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在書內他說“意義模糊或重疊的用詞可以豐富詩的語言而不是缺點”，這句話奠定了他對新批評派的理論基礎及巨大影響。之後出版的作品有：《田園詩的幾種變體》(Some Version of Pastoral, 1935)、《複合詞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 1951)和他寫於1935年晦澀難懂的詩集皆反映出他的科技知識以及對科技的冷靜態度。他深受玄學(Metaphysical)詩人多恩(John Donne)、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和榮格的影響。他最愛與人爭論的題目是關於作者的傳記內容和其作品的連繫性。

燕氏是家裡最小的兒子，當他九歲時父親便去世了，撫養他成長的皆是維多利亞式的女性，做錯事會挨打，他從小就意識到嚴格的教養是高層社

會的人場票，同時已產生了對基督教清教虛偽的厭惡。所以他進入了劍橋後特別喜歡去聽羅素講哲學，其後由理查茲的引介與艾略特和奧登成為朋友。1931年燕氏希望到中國教書，但理氏無法給他找到適合的工作，因此他轉到東京大學教英國文學。那時日本陸軍部要收買他，燕氏拒絕了。因此日本人以一件尷尬的色情事來誣陷他，指他曾向一個年青車伕提出猥褻的要求來破壞燕氏的名譽。1937年他離開日本到北京大學英語系任教。關於日本人誣陷他的事件，後來他對人幽默地說很多日本男人模仿女人，根本上使人難於分別他們的性別！不久日寇控制了北平，使得學生們逃離了這個文化政治城市參加抗日，燕氏隨著他們前往昆明西南聯大任教，並且認識了聞一多。

受了理查茲和奧格發明的所謂“基礎英語”(Basic English)的影響，燕氏覺得中文難學和討厭，但是他本人也曾努力學習了些中文，能與華人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擔任BBC英國廣播公司的同情中國問題編輯。他在1949-52年又回到北大教書，次年回英在設菲爾德大學任教授，於1971年才退休。退休後獲冊封為爵士，被人尊稱為“Sir”。1961年他出版了《彌爾頓的上帝》一書來說明他對道德、社會和宗教的觀念。

他於1941年結婚，並養育有兩個兒子。他是一個傑出的詩人，其作品《醞釀中的風暴》和《詩集》分別影響了中國和英國(尤其是50年代詩人)甚巨，深遠到今天的所謂後現代和解構主義。詩人奧登在30年代給燕氏同情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中國學生給他同情毛澤東。燕氏在他死前與毛澤東畫像的合照被牛津大學出版社選為哈芬丹(John Haffenden)寫於今年的燕卜蓀傳記的封面。

編輯筆記

●詩沒落了嗎？證諸網路上前仆後繼的詩人和刊物，答案是否定的；但反觀堅持“詩以載道”或“詩歌不分”者的垂死掙扎，則答案又似乎是肯定的。奇怪的是，蓬勃發展、內容前衛且包羅萬有，已經明顯不是“歌”的大多數詩創作者，仍然喜歡在詩的後面拖一條假辮子，稱“詩”為“詩歌”。而真正“詩歌不分”的少部份創作者，卻認為詩已未落，要將詩發展成歌。寫歌詞作曲是一個好出路，沒啥好非議的，然此輩又不願捨棄“詩”名，非要說此非歌非詩，乃“詩歌”是也！

人各有志，文學藝術亦各有其發展的方向及取捨，可是不論是有心或無意的混淆，或者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所寫的是什麼的時候，豈非創作者的大笑話？不過一位詩友說得好：“這個問題早已辯清楚，文獻資料俱在，難道每隔個十年八年都還要再花時間精力來討論？”編者深以為是，今後將儘量不再談“詩歌”，僅請志同道合者共同來耕耘“詩”的《新大陸》！

●從 1999 年至 2001 年間發生於大陸詩壇的一場有關中國詩教的論戰，到今天應該經已塵埃落定。當時的一些有關文章，本刊都曾經接到，鑒於對國內詩教情況沒深刻了解，不願介入雙方的論爭之故，盡皆不予刊出。不過本期發表的〈世紀之交中國詩教論戰的回顧〉，倒是一篇比較細介紹當時經過的文章，可以一讀。

●感謝詩人林忠成、海嘯的協助，本期“中國詩歌學會專號”、“大陸新詩代詩輯”得以順利組成。下期將會在紀念本刊踏入第十六年的特大號推出“大陸微型詩輯”及“越南詩人馬禾里特輯”。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詩友代組具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上期(89)黃伯飛詩作〈外內三章〉篇中英文 chai 是 ch'u, down 是 dawn, manipulate 是 manipulates 之誤，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詩訊

●由重慶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及重慶市文學學會舉辦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60 週年國際抗戰文學研討會”於 8 月在重慶召開。詩人陳銘華獲邀，惜因行程相左而作罷。

●新大陸主編陳銘華偕家人於八月回越南旅遊，逗留西貢期間與舊雨新知們會晤。9 月 6 日在一場較大聚會上出席，參加的詩友有：陳耀祖、杜風人、秋夢、李志成、陳國正、施漢威、趙明、蔡忠、李思達、黎冠文、李球、余問耕、曾廣健、李偉賢、林小東等。

●越南華文詩人風笛詩社同仁莊威不幸於 2005 年 9 月 5 日 8 時 50 分病逝，享年 56 歲，9 月 6 日入殮。

●詩人非馬的散文集《凡心動了》經於今年五月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前有自序、畫家黃永玉及學人許福吉的序。新加坡詩人王潤華詩集《人文山水詩集》經由台灣萬卷樓圖書公司於今年六月出版。越南華文詩人秋夢於今年出版他的第五本詩集《太陽的午餐》。在康州大學執教的詩人麥芒最近出版雙語詩集《石龜》，詳情請閱：<http://www.godavaya.com/stoneturtle.shtml>。

●紐約詩人謝青九月到洛杉磯探親，逗留期間與新大陸同仁會面，並致贈其由台灣九歌出版社新出版的詩集《與星共舞》，集內有後記及詩人白靈序。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